

## 2011太平洋國際

International Pacific Poetry Festival

2011.11/4~6

詩歌節

詩生活·私生活

序：詩生活·私生活—2011太平洋國際詩歌節 | 02

2011太平洋國際詩歌節 節目單 | 04

太平洋詩歌之夜 | 06

親近生活 親近詩人- 向陽、汪啟疆 | 11

前衛與新格- 管管、葉覓覓、楊小濱 | 18

詩的四重奏- 顧彬、張依蘋、羅智成、陳黎 | 29

燭光詩輕宴- 梅儒佩、蔡素芬、鴻鴻 | 46

詩的雙陳記- 陳育虹、陳義芝 | 56

七五後發聲- 楊佳嫻、吳岱穎 | 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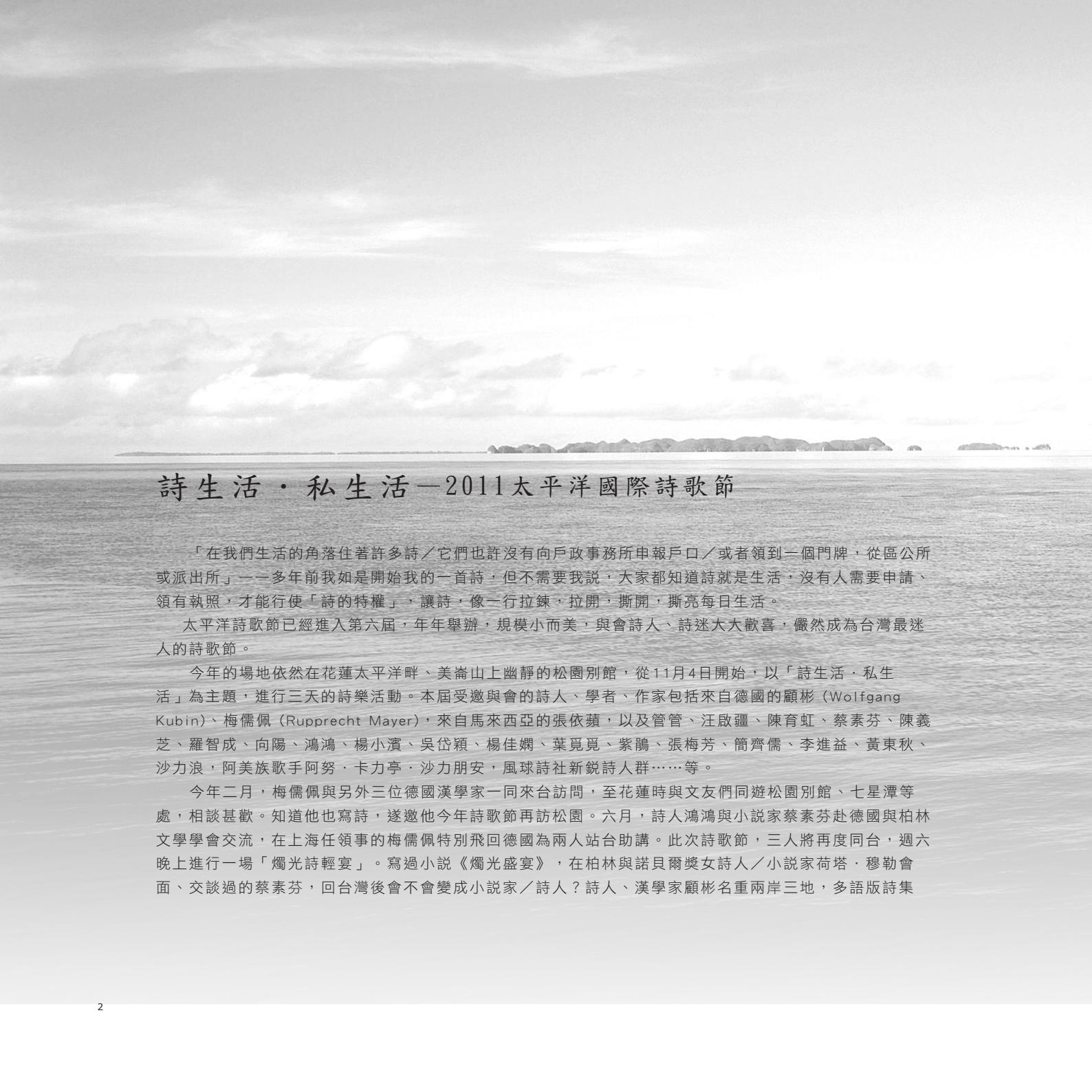
詩生活慶典之一、之二 | 70

一行詩，千萬生之姿 | 87

詩的聲音演出工作坊 | 88

特別演出 | 91

跋：徜徉詩於生活的芬芳 | 94



## 詩生活 · 私生活—2011太平洋國際詩歌節

「在我們生活的角落住著許多詩／它們也許沒有向戶政事務所申報戶口／或者領到一個門牌，從區公所或派出所」——多年前我如是開始我的一首詩，但不需要我說，大家都知道詩就是生活，沒有人需要申請、領有執照，才能行使「詩的特權」，讓詩，像一行拉鍊，拉開，撕開，撕亮每日生活。

太平洋詩歌節已經進入第六屆，年年舉辦，規模小而美，與會詩人、詩迷大大歡喜，儼然成為台灣最迷人的詩歌節。

今年的場地依然在花蓮太平洋畔、美崙山上幽靜的松園別館，從11月4日開始，以「詩生活 · 私生活」為主題，進行三天的詩樂活動。本屆受邀與會的詩人、學者、作家包括來自德國的顧彬 (Wolfgang Kubin)、梅儒佩 (Rupprecht Mayer)，來自馬來西亞的張依蘋，以及管管、汪啟疆、陳育虹、蔡素芬、陳義芝、羅智成、向陽、鴻鴻、楊小濱、吳岱穎、楊佳嫻、葉覓覓、紫鵑、張梅芳、簡齊儒、李進益、黃東秋、沙力浪，阿美族歌手阿努、卡力亭、沙力朋安，風球詩社新銳詩人群……等。

今年二月，梅儒佩與另外三位德國漢學家一同來台訪問，至花蓮時與文友們同遊松園別館、七星潭等處，相談甚歡。知道他也寫詩，遂邀他今年詩歌節再訪松園。六月，詩人鴻鴻與小說家蔡素芬赴德國與柏林文學學會交流，在上海任領事的梅儒佩特別飛回德國為兩人站台助講。此次詩歌節，三人將再度同台，週六晚上進行一場「燭光詩輕宴」。寫過小說《燭光盛宴》，在柏林與諾貝爾獎女詩人／小說家荷塔 · 穆勒會面、交談過的蔡素芬，回台灣後會不會變成小說家／詩人？詩人、漢學家顧彬名重兩岸三地，多語版詩集

《白女神·黑女神》五月間方在台灣出版，此次偕其弟子兼其詩中譯者張依蘋一起到臨，我們特別安排先前曾在柏林、台北與顧彬一起唸詩的羅智成，加入週六下午的「詩的四重奏」。

週五下午「親近生活，親近詩人」，登場的詩人／課本作家向陽、汪啟疆，將接受慈濟、東華兩大學同學們現場提問，更多中學生將會到場親近詩人。週五晚「太平洋詩歌節之夜」，阿努·卡力亭·沙力朋安將吟唱阿美族古調和他自己的歌，海外三嘉賓也將先現身／現聲，82歲的頑童詩人管管，將與後起的頑童詩人葉覓覓、楊小濱，一起展示現代詩的「前衛與新格」。六日下午，陳育虹與陳義芝將同台呈現「詩的雙陳記」；兩位年輕詩人楊佳嫻、吳岱穎則將代表「七五後發聲」，讓我們聽聽不同年段的詩人們，有什麼不同的詩聲。

週六、周日早上，以往在亞士都飯店舉行的「圓桌詩會」，今年將移至松園別館二樓舉行，22位詩人、作家、學者將和聽眾們一起共享「詩生活慶典」。此次我們特別發起「一行詩」活動，不但請與會嘉賓各自寫一首三十字內的「一行詩」現場朗誦，並請聽眾們一起來寫「一行詩」，和詩人們即興對應、玩詩。海星中學全國舞蹈賽優勝的同學們，將在週六下午為我們演出原聲、原味的阿美族歌舞；風球詩社的大學詩人們將以「迴聲詩表演」，在週日傍晚為此次詩歌節畫下一個透明、青春的句點。

感謝花蓮縣文化局、祥瀧股份有限公司、亞士都飯店、吳明益律師、孔繁錦醫師、施至隆先生……等，多年來對太平洋詩歌節的支持。七星潭邊的花蓮酒廠，今年照舊提供傳奇的黃金啤酒，讓我們在週六晚「啤酒·星光·歌」時間，一邊聽楊小濱、吳岱穎、黃東秋迷人的歌聲，一邊暢飲。日本小說芥川龍之介說：「人生不如一行波特萊爾。」我們雖然不是波特萊爾，我們照樣可以用一行詩的拉鍊，拉開生活的千姿百態。

策展人 

# 2011 太平洋國際詩歌節

International Pacific Poetry Festival 2011

## 節目單

---

Fri

11月4日  
星期五

- 14：30-16：10 【親近生活，親近詩人】向陽／汪啟疆
- 16：20-17：10 【詩的聲音演出工作坊】陳育虹／風球詩社
- 17：30-18：00 演出 | 阿努·卡力亭·沙力朋安
- 19：00-20：00 【開幕-太平洋詩歌之夜】
- 20：00-21：00 【前衛與新格】管管／葉覓覓／楊小濱

Sat

11月5日  
星期六

- 09：30-11：30 【詩生活慶典】
- 14：30-16：10 【詩的四重奏】顧彬Wolfgang Kubin／張依蘋／羅智成／陳黎
- 16：20-17：00 演出 | 海星中學、【之】-意識邊境
- 19：00-20：30 【燭光詩輕宴】梅儒佩Rupprecht Mayer／蔡素芬／鴻鴻
- 20：30-21：30 【啤酒·星光·歌】楊小濱／吳岱穎／黃東秋

Sun

11月6日  
星期日

- 09：30-11：30 【詩生活慶典】
- 14：30-16：10 【詩的雙陳記】陳育虹／陳義芝、  
【七五後發聲】楊佳嫻／吳岱穎
- 16：20-17：10 【閉幕】風球詩社－【迴聲】詩、音樂與影像的實驗

詩生活。私生活





顧彬

### 波恩 · 第三回憶 ——致 保羅 · 孟德斯 · 弗羅爾

我們來自邊緣，  
史高普思或恩內特  
我說，來自死，  
你說，來自生。

我們在中間相遇，  
皇家廣場，古代海關。  
我們有選擇：  
每一個方向一間猶太教堂  
有時是火，有時是石頭。

你沒有溜走，  
我沒有停留。

人，你說，  
不是一，  
一說需要二，  
死需要生。

### Bonn. Dritte Erinnerung *Für Paul Mendes-Flohr*

Wir kommen von den Rändern,  
Skopus oder Ennert  
Ich sage, vom Tod,  
du sagst, vom Leben

Wir treffen uns in der Mitte,  
Kaiserplatz, Alter Zoll.  
Wir haben die Wahl:  
Jede Richtung eine Synagoge,  
mal Feuer, mal Stein.

Du bist nicht geflohen,  
ich bin nicht geblieben.

Der Mensch, sagst du,  
ist nicht eines,  
jede Rede braucht zwei,  
der Tod das Leben.

(張依蘋 譯)



梅 儒 佩 、 鴻 鴻

### Der Pfeffergeistmolch—*Hynobius formosanus*

Hualien:  
als Stadt so alt wie ich.  
Strömungen kämpfen,  
wo ein Bach ins Meer will.  
Kunstdünger, Zement, Tabak,  
produzieren 14.000  
bei Tag und Nacht,  
und Kaminverkleidungen aus Marmor.  
Kauft die wer?  
Selbst den Pfeffergeistmolch  
in den Tiefen der Tarokoschlucht  
kennt Google.  
Ich fahr doch selber hin.

### 山椒魚

花蓮市  
與我同齡  
洄瀾  
小溪與大海爭鋒  
一萬四千人  
日夜做不停  
化肥水泥煙草  
還有大理石壁爐  
誰買

太魯閣有山椒魚  
說是魚它有四隻腳  
谷歌什麼都知道  
我還是自己去看

(黃霄翎 譯)

### Hymne auf Hualien

Dank sei Gott für die Dinge, die wir nicht verdienen  
die Berge von Hualien, das Abendblau im Sommer um sieben  
tiefer Schlaf, der bei 100 km/h in einer Kurve  
sichtbar werdende schiefe Horizont des Meeres, Liebe  
und Sünde, SEINE Ungerechtigkeit  
deine Schönheit

### 花蓮讚美詩

感謝上帝賜予我們不配享有的事物：  
花蓮的山。夏天傍晚七點的藍。  
深沉的睡眠。時速100公里急轉  
所見傾斜的海面。愛  
與罪。祂的不義。  
你的美。

(Übersetzung: Rupprecht Mayer)



## 誕生

說好不再提起的  
上個世紀或是  
春秋以前的心事  
我們在不存在的時間裡  
竟說了又說  
透明的 某種四重奏  
你輕輕說第一次  
(不曾如此溫柔的德語)  
我認真複述  
(用血液記憶的，古老又年輕的母語)  
你復沓  
我和音  
(“不如一起加入英語帝國？”)  
尾音一轉 我忽然說起馬來語 促狹著看你  
(你沉思... 語言駐留海洋的眼睛)  
從天空之水浮現的  
甚麼濕透了  
寧靜之詩  
優雅的舞蹈  
  
我漂泊的衣襟  
你夢與黎明之際的詩行

## Kelahiran

Isi hati sebelum waktu  
atau kelakuan yang berlaku  
di abad lalu,  
yang disetuju, simpan cuma  
di dalam hati.  
Namun kami berkata berulang kali  
sekali lagi sekali,  
di kewujudan  
waktu yang tidak wujud.  
Sesuatu Quartet, yang jernih.  
Mu sebut kali pertama amat lemah lembut  
(Bahasa Jerman yang tak pernah begini perlahan-lahan)  
Ku ulangkan, dengan perhatian  
(ingatan melalui darah, bahasa ibonda yang kuno serta muda)  
Mu ulang lagi  
Ku lagi ikuti  
(Marilah kita serta Empayar Inggeris bersama-sama?)  
  
Ku pusingkan sebutan akhir, nakal melihatmu  
menghairankan dengan Bahasa Melayu  
(Mu tenang berfikir..... kata singgahsana mata lautan)  
  
Yang wujud di atas langit,  
sesuatu basah sudah di lahirkan.  
Puisi ketenangan,  
tarian indah sopan.  
  
Pakaian ku yang mengembara  
Garisan puisi mu diantara mimpi dan permulaan sesuatu hari

## 在眾生中 辛波絲卡 (Wisława Szymborska)

我就是我。

一個不可思議的巧合，  
一如所有巧合。

我原本可能擁有  
不同的祖先，  
自另一個巢  
振翅而出，  
或者自另一棵樹  
脫殼爬行。

大自然的更衣室裡  
有許多服裝：  
蜘蛛，海鷗，田鼠之裝。  
每一件都完全合身，  
竭盡其責，  
直到被穿破。

我也沒有選擇，  
但我毫無怨言。  
我原本可能成為  
不是那麼離群之物，  
蟻群，魚群，嗡嗡作響的蜂群的一份子，  
被風吹亂的風景的一小部分。

某個較歹命者，  
因身上的毛皮  
或節慶的菜餚而被飼養，  
某個在玻璃片下游動的東西。

紮根於地的一棵樹，  
烈火行將逼近。

一片草葉，被莫名事件  
引發的驚逃所踐踏。

黑暗星星下的典型，  
為他人而發亮。

該怎麼辦，如果我引發人們  
恐懼，或者只讓人憎惡，  
只讓人同情？

如果我出生於  
不該出生的部族，  
前面的道路都被封閉？

命運到目前為止  
待我不薄。

我原本可能無法  
回憶任何美好時光。

我原本可能被剝奪掉  
好作譬喻的氣質。

我可能是我——但一無驚奇可言，  
也就是說，  
一個截然不同的人。

(陳黎·張芬齡 譯)



## 我的疎花高 陳黎

我的疎花高臨山，臨海  
臨一條橫空而過，無中生有的彩虹  
臨夢

它通向最高法院  
最高科學聯盟  
最高美術館  
最高教會  
最高音  
最高  
瘋

五百里內七十座修道院僧尼們  
早晚靈修課題全是  
一山牡丹與一地櫻花聲色之輕重  
大法官與檢察長  
美學家與戀物狂  
紅衣主教與白衣主教  
量子學家與素食主義者  
終日辯論丹楓與白露  
藍色泉水與泉色藍水孰紅孰白孰優孰劣

我的疎花高離人很遠  
離神很近，離花蓮很遠  
離花很近

它開在五結六結七堵八堵過去二重三重之上  
七重天的蓮花池裡  
它開在半信半疑半推半就半買半送半真半假  
一機多用的蔬果榨汁機裡  
疎離是固體，蔬菜汁是液體  
現實是果，詩是汁

我的疎花高臨時起意  
臨揚州八怪，臨八家將  
臨潑墨畫，臨肚痛帖  
臨時間  
臨空  
(臨床實驗證明它膽固醇低但需要藝高  
人膽大)

我的疎花高有膽  
我的疎花高無心  
我的疎花高開花  
我的疎花高不必結果



## 汪啟疆

汪啟疆，海軍退伍軍官，基督徒。曾在花蓮海軍航空指揮部（現已遷新竹機場）任職兩年，已準備留居，唯因生涯規劃而擱置，現存居左營，參與軍事學校戰略作戰兼課、監獄志工及教會職事。詩已從海洋曬作一粒土地的鹽。繼續生活寫作閱讀，最近的詩集是《台灣，用詩拍攝》、《哀慟有時，跳舞有時》。

## 心臟

我的心臟住有海潮和世界  
每次跳動都體悉地球感受  
臨到入睡後走出大夢看到  
那麼大的宇宙栓在一顆星球上  
那麼大的海洋藏貯一滴眼淚  
我的台灣住有海潮和世界  
每次躍動都體悉眼窩的愛

扎疼我心臟的光線跳躍  
閉起的眼球有人群抖動

太多人在這塵世從來不會見面  
地球給每個彼此以它自己的心

## 海峽

---

1

深墨海峽遠遠一盞盞船燈  
風和濤聲都有巨大的戰慄  
我們薄得剩下影子

2

沙漠上哀傷風化的人面獅身啊  
被某個故事記憶呼喚  
海洋裏人面鳥身的歌瑟們唱歌  
闇濤更加黑暗了

3

天體被船帶了在走，天空  
巨大網罟巨大時間巨大海洋  
每艘船在牽曳各自的馱負  
  
舷燈內若眾人都剩下影子  
就沒有美醜祇有體態，海峽  
黑色尊貴深邃……闇的  
薛西弗斯推動著巨石

4

海峽啊，你年輕軀體清新溫熱  
會不會感知我已衰老和腐敗的氣息  
當我們接觸，如常的輕擁一刻時  
你會否感知如我所覺的差異

5

一艘遠遠的船燈竟  
是身體裏的燐火  
一些遠遠交錯，各別走離  
總覺得每艘船  
都宿了一個我  
祇差面目不同  
但心跳一致

6

記憶和哀傷的存在  
是專屬於人的連繫價值，一天真好  
巨大迴響由落日帶來

太陽泊在血肉中說一天真好  
海水成了睡眠的深色，一切都睡眠了  
一切都睡眠了嗎，一切都將要睡眠了

7

一切還沒睡眠  
祇是我睡眠了  
一天真好的聲音留在我內裏  
走多遠？又走多遠？  
我死後閉起的眼睛一定會因為  
裏頭有一直凝望的種子而再度睜開

8

妻子在舷外面叫我，海峽啊  
那是月亮，只要打開艙門  
站上甲板，全都是赤裸裸的哀傷

## 同學會

都走了，分別是必然  
但散的太快了點。我最後離開  
心裏有些蕭瑟，有著感傷  
也充滿有此一聚的安慰

我們各有所屬，也上了年齡  
就這麼分別，每人回其世界  
總覺得，我在現場聽到時間彼端  
誰在一個寂寞地方，彈了幾下  
吉他的弦

那聲音  
使整個人從夢裏起身  
往自己地方去……——離開  
即使是最後，我也走了  
那聲音，仍在原地方

回頭再看這選做集會的地方  
聚過，確實聚過；年輕  
一陣陣高亢過的聲音，名字們出現  
在此刻空無一人的地方  
透明著，每個人聲音笑得透明歡愉  
都說夠了，夠了

最後離開的  
都有這感覺

## 死刑者

我要死得像個人  
我不要再上法院爭辯不三不四  
我簽任何筆錄看都不看  
我認命。

不必廿四小時攝影機對著我舍房  
不必安排一個同舍者注意這個那個  
每兩星期寫一封求死信要求速決，是真的  
「一定要吵到執行」。我微笑向輔談員搖盪著腿  
每封信堅持寄出後要有下落，我等著  
每封信寄出後就搜一次房，我也知道  
我若能吞什麼或勒死自己，也不寫這些信了。

要自殺早就尋死了  
這裡有什麼能供予自殺的？  
不能死而又糟蹋自己受罪，我不會幹。

是啊，獄友說的是真的。  
早走，早一點出去漂白。

## 瞳孔

---

1

瞳孔有落日  
總下垂在定點上  
不知在凝視什麼  
夢又大又麻木……走茫了  
醫生擴撐眼皮檢查瞳孔  
夢比瞳孔更睜大著視野  
懸起，不肯垂落的上眼皮

濾過思考的眼珠無一絲淚影

堅持睜開………

以一份意識

張成一個窗口

空空一個窗口

護士們感受

窗口內

目光凝定了焦距

一定看到了什麼

2

注射瓶的管線針頭  
扎入和拔出的位置  
身體裏血管全都知道  
他已站在落日裡

管線針頭從身體清除後

兒子抹合他瞳孔內的原野

一滴淚這才被逼出來

沿眼角………流下

3

那是屬於的沮喪  
內容流盡的落日句點。

那是茫惶眼眸  
地球失掉藍色水份的鹽堿。

## 向陽

向陽，本名林淇濬，台灣南投人，1955年生。美國愛荷華大學International Writing Program（國際寫作計劃）邀訪作家，政治大學新聞博士。曾任自立報系副刊主編、總編輯、總主筆、副社長。現任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副教授。獲有吳濁流新詩獎、國家文藝獎、玉山文學獎文學貢獻獎、台灣文學獎新詩金典獎等獎項。著有詩集《亂》、《向陽詩選》、《向陽台語詩選》等多種。



## 秋辭

葉子攀不住枯黯的枝枒  
紛紛奔向清晨微寒的潭心  
有人打傘自多露的湖畔走過  
只聽見右側林中跳下一顆  
松子，驚聲喊道

你就這樣來了嗎？漣漪  
和回聲都流連在空盪的水面上  
一些浮萍忽然站了起來  
留下山的倒影明晰地吻著雨後  
蔚藍的天空，而秋是深得更深了

## 寫佇土地的心肝頂

清風吹，蝴蝶飛，  
美麗的土地，恬靜的花。  
汝拍拚挖，我骨力掘，  
挖開一個舊世界，  
掘出一片新天地。

花誠娟，草誠青，  
夯鋤頭，過田墘，  
認真勞動拚勢作。  
掠病蟲，揀歹物，  
用真情，來鬥陣，  
汝我全心開墾咱的新樂園。

菊花娟噹噹，玫瑰嬌滴滴，  
茉莉芳貢貢，玉蘭笑文文。  
咱的詩，寫佇土地的心肝頂。

## 一首被撕裂的詩

一六四五年掉在楊州、嘉定  
漢人的頭，直到一九一一年  
滿清末帝也沒有向他們道歉

夜空把□□□□□□  
黑是此際□□□□□  
星星也□□□□□  
由著風□□□□□□□  
黎明□□□

□夕陽□□□□  
□□唯一□□□  
□遮住了□□  
□雨敲打□□□□  
的大□

□帶上床了  
□□的聲音  
□□眼睛  
□□尚未到來  
門

一九四七年響遍台灣的槍聲  
直到一九八九年春  
還做著噩夢

## 遺忘

當雨停歇下腳步時  
雲朵才剛開始起航  
留下來待在原地靜止不動的  
是風

拋到地面的葉片。枯黃  
並且不屑  
於所有的湧動

雲，湧動  
水，湧動  
聲音，湧動  
憶念，湧動  
還有那些生命中難忘的臉容  
都像漣漪一般地  
湧動

最後連遺忘也漣漪一樣  
迅疾地湧動開來

## 咬舌詩

---

這是一個怎麼樣的年代？怎麼樣的一個年代？  
這是啥麼款的一個世界？一個啥麼款的世界？  
黃昏在昏黃的陽光下無代誌罔掠目蟲相咬，  
城市在星星還沒出現前已經目睭花花，匏仔看做菜瓜，  
平凡的我們不知欲變啥麼蛻，創啥麼碗粿？  
孤孤單單。做牛就愛拖，啊，做人就愛磨。

拖拖拖，磨磨磨，  
拖拖磨磨，有拖就有磨。  
這是一個喧囂而孤獨的年代，一人一家代，公媽隨人差的世界。  
你有你的大小號，我有我的長短調，  
有人愛歎DoReMi，有人愛唱歌仔戲，  
亦有人愛聽莫札特、杜布西，猶有彼個落落長的柴可夫斯基。  
吃不盡漢堡牛排豬腳雞腿鴨賞、以及SaSiMi，  
喝不完可樂咖啡紅茶綠茶烏龍、還有嗨頭仔白蘭地威士忌，  
唉，這樣一個喧囂而孤獨的年代，  
搞不清楚我的白天比你的黑夜光明還是你的黑夜比我的白天美麗？

拖拖拖，磨磨磨，  
拖拖磨磨，有拖就有磨。  
這是一個快樂與悲哀同在的年代，七月半鴨不知死活的世界。  
你醉你的紙醉，我迷我的金迷，你搔你的騷擾，我搞我的高潮，  
庄腳愛簽六合彩，都市就來博職業棒賽，  
母仔揣牛郎公仔揣幼齒，縱貫路邊檳榔西施滿滿是。  
我得意地飄，飄不完飄車飄舞飄股票，外加公共工程十八標，  
你快樂地盜，盜不盡盜山盜林盜國土，還有各地垃圾隨便倒，  
唉，這樣一個快樂與悲哀同在的年代，  
分不出來我的快樂比你的悲哀悲哀還是你的悲哀比我的快樂快樂？

快快樂樂。做牛就愛拖，啊，做人就愛磨。  
平凡的我們不知欲變啥麼蛻，創啥麼碗粿？  
城市在星星還沒出現前已經目睭花花，匏仔看做菜瓜，  
黃昏在昏黃的陽光下無代誌罔掠目蟲相咬，  
這是啥麼款的一個世界？一個啥麼款的世界？  
這是一個怎麼樣的年代？怎麼樣的一個年代？

附註：本詩名曰「咬舌詩」，取其繞舌打結之意。國台語並用，黑體字為國語，楷體字為台語。



## 管 管

管管，山東青島人，1929年生，本名管運龍，筆名管管、管領風騷等。曾任職軍中、從事過電台記者、節目主任、編輯，節目製作人等職，為多才多藝的藝術創作者，不僅作詩、寫散文，同時也畫畫，並參與多部電影與戲劇的演出。1952年對文學產生極大興趣，萌發新詩創作契機，更於1982年赴美參加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工作坊」。重要著作有：《荒蕪之臉》、《管管詩選》、《詩坐月亮請坐》、《春天坐著花轎來》、《管管散文集》、《早安鳥聲》、《茶禪詩畫》等書。

## 鞦韆牡丹

丟下鞦韆不管那枝牡丹走後

一匹狗子先嗅了嗅鞦韆坐板

伸腳就在坐板上尿了一尿

（這個畜牲還有這個）

其實，牠只是嗅一嗅

坐在鞦韆上的月亮

是否剛剛出爐的燒餅

（2009/07/24 聯合報）

## 吾爹身上有兩顆子彈——一顆 made in 日本，一顆 made in 解放軍

我爹火化後，真的撿出兩顆子彈  
但不知哪顆是日本兵的？哪顆是解放軍的？

我爹說：他身上有兩顆子彈，一顆在腦袋，  
那是台兒莊大戰日本兵給的，  
開刀危險，只好留在腦袋裡做個紀念。  
一顆在屁股上，那是八路軍給的，  
不必開刀，也留著做個紀念。

我爹說，如果火化後撿到這兩顆子彈，  
千萬不要丟，要複製一些送人，  
要親戚們沒事時不妨想一想，  
中日大戰死了多少人？國共內戰又死了多少人？  
升了多少將軍？又死了多少將軍？  
死了多少主席？又升了多少領袖？

當然這日本兵給的子彈，要送給石原慎太郎一個，  
他說日本兵並沒有南京大屠殺！  
也要送給李老爺金婆婆各一個，留個紀念。  
如果可以，  
也送一個給中正紀念堂以及毛主席紀念堂，也留個紀念。

可惜，我身上沒有子彈。

## 筆墨不是畫幅

一抬頭就撞上米家山水，左找右找找不到米老頭，一塊石頭跟我說：「米老頭正在跟他石頭爺爺聊天呢。」「米老頭還說，他從襄陽一路上逢山拜石，辛苦自是辛苦，到得台員，遇到不少奇石，不虛此行也！」「犬子友仁去了神農架會野人，故不克前來。」

一轉角卻是余承堯的嫩綠染了陽明半壁江山，幸虧是畫，要不余老就成了地主了。

李思訓在華山寫他的金碧，龔賢在南京掃葉山房磨他墨。

誰敢說萬點惡墨非畫幅？山本來不是山不是水，小心別掉進墨缸裡爬不出來，筆墨不是畫！

寺前石階上三位丐幫早就在等俺，（阿彌陀佛）一個手執「鐵口直斷」旗子的算命仙也在路旁等俺，（阿門）。到得雞鳴寺，黃昏他老人家，坐在飛簷上喝著葫蘆的酒兒，老遠的給我說：「（卿雲爛兮紝縵縵兮），吾早就在等你了怎的這早晚才來？」（仨個民的主義，吾個黨的祖宗）至於，天際那一群歸鴉是否也在等某？尚未接旨！（起來！不願做王八的人們，用你們的精肉做盤小籠湯包。）黃昏老兒一面埋怨著，一面倒了一杯歸鴉給我「趁熱喝吧，再不喝就雪落滿寺了。」（天生萬物以養狗，狗無一物以報天，只有斬斬斬！）「老朽已經飲了三杯歸鴉了。那三隻丐幫人氏看衣著，乃是宋齊梁陳吳東晉之人民，跟明清有緣，跟別的王朝可說毫無 T、M、D 干係！（迎闖王，只納命不納糧！），看他們那一身宋齊梁陳吳東晉玄武湖之殘荷衣著便知箇中興亡之肉林酒池況味了！（蒼天已死，黃天倒立。），那個硬要給俺算命的年輕的劉伯溫他的衣著也不是民國之朝的衣冠。（不管黑貓白貓能吃人的就是好貓！），黃昏老兒給俺那杯歸鴉，酒尚未乾，那歸鴉卻自杯中振翅飛起，說牠要去參加正在西天操演落霞與孤鶩齊飛隊形，若不去則將被罰看守這雞鳴寺的衛兵；俺不願聽梁武帝挨餓的叫聲和胭脂井裡張麗華淹水的哭聲。（革命，不是請客吃台塑牛排。立點天地邪門氣，法點古今完蛋人。永垂不能不休？）

我沒進雞鳴寺去禮佛，原因是：原因是？（天下為私。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

我沒進雞鳴寺去禮佛，原因是？原因是？（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間都做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 葉覓覓

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芝加哥藝術學院電影創作藝術碩士。  
對於生活的想法是：「把牠想成餅乾就好了，趁著掉到地上之前，趕快吃掉。」  
可以很宅也可以到處亂走。  
喜歡迷路，也喜歡被安靜的星期天早晨激起。  
曾經出版很黑的漆黑以及很愛車的越車越遠。



## 汗都被留在那裡了

你的咖哩裝在別人的盤子裡 名字簽在別人的故事裡  
當你醒來 他們早已習慣黑暗 哼著黏牙的流行歌曲  
有人在隔壁浴室洗手 把香皂握成一條魚  
他咬下的那顆柿子 比獅子還金  
天氣這麼寒冷 約會的地點就在太陽麻花田  
她說新年快樂  
他覺得無聊 只好抽煙  
一隻鬼在黑板樹下瞌睡 小貓在肚子裡罰跪  
我們覺得尷尬極了 從嘴裡吐出一層海  
海的皮膚極白  
事情並不如牠所想的那樣 也並不如牠所想的這樣

她要風 他就發給她風  
他要火 她就發給他火  
她們在迂迴的巷子裡勾指頭 密謀  
後天 它會和同伴從紅色郵筒相約經過  
最好就一起把它們綑綁 資源回收  
如果妳覺得疲倦 請用複音口琴吹奏我  
牠忽然渴望背著書包 脫光衣服在路上走  
後來他帶她過橋 途中經歷一座廟  
跟小黃瓜一樣清脆 他們的額頭  
假月亮懸浮在空中  
他摩擦她的眼睛 擦出一段傷 汗都被留在那裡了

## 被祂通過被祂慈悲被祂歡迎 — 献給白沙屯媽祖婆

半夜，跟著媽祖婆一起小跑步的時候，我的腳底冒出一陣陣  
春天的漣漪。我們都在神威裡共震吧。什麼都拋下，只剩走  
不完的路、誠心與直覺。祂用一種非常她和他非常臍帶也非  
常母帶的方式，倏倏鑽進每個人的心靈。怎麼樣都好靈驗。

你想見誰誰就出現

你不想見誰誰就不出現

腳印浮起，病樹開花

路線曲折，神意飄忽

工廠，警局，果菜市場，寺廟，小學，修車廠，尋常百姓家

祂的駐駕並非渡假

是一種福氣的光臨

被祂通過被祂慈悲被祂歡迎

被祂扭轉被祂治癒被祂牽著去透視你摸不到的風景

沿途遞來的食物與水，每一樣都有光，像是從海渦裡逆轉出  
來的珊瑚蟲的小呼吸。許多發癟的腿聚走在一起，彷彿幾千  
支點燃的線香，虔心插在巨型的馬路香爐裡。跪坐的人們排  
出雲龍般的隊形，從轎底鑽呼而過，熱脹的臉龐揉糊著幽微  
的淚滴。

祂喜歡在第一天下雨祂會等你  
祂招來大批鞭炮的牛群祂會等你  
祂刈來聖火而後回鑾祂會等你  
祂穿窄門潦濁溪出人意表神乎其技祂會等你  
用不著直角或者擲筊

我們的腳就是筊  
祂坐在轎裡傾聽我們腳裡的筊  
沒有正反沒有反反只有反正和正反  
用一個良善的步伐換來一句篤定的答覆  
信媽祖所以信自己

八天八夜，一頂自行搖晃移動的轎子，四個人的肩膀和一面  
鑼，震動出四百公里長的神蹟。我似乎也坐在肉身打造的單  
人轎子裡，行經那些我不曾抵達的土地，在鄉間老嫗渴盼的  
眼神裡，在嗆鼻刺耳的煙炮聲中，發現一股沿著血脈密密纏  
繞，導火線般易燃的生命氣力。

## 你是水鬼

---

她抱來一疊安靜的紙張，

第一頁印著兩隻拔腿的小羊。

我給她出了一道謎：「不喜歡被不喜歡。」

「雷？」

「什麼？」

「我說，雷。」她指指天空。

「不對——」

「鐵鎚。」

「雜碎。」

「香水。」

「不對——」

「擁抱。」

「煙灰。」

我還沒來得及搖頭，她就掏出打洞機，在小羊的額上打洞。

「噓——她們，需要睡眠，很多睡眠。」她把食指放在唇上。

小羊漸漸癱坐下來，蜷縮在一起，像一團未乾的油墨。

「麻煩你照顧了。」

她把印著小羊的那頁紙遞給我。

剩下的那疊紙不再安靜，

咿咻——咿咻——

開始在她的腋下翻騰，

彷彿撩亂的琴弦。

「浪有淚，鳥好脆，你是水鬼，我是花蕊——」

她一邊走開，一邊哼唱。

## 我會寫一個888號的大字來慶賀你

---

01

那種哭法是心碎的哭法吧。對兒子的徹底絕望。熱雞蛋碰上冰石頭。流出去以後就不知道會變成什麼。打個比方，沒有任何樂譜可以拒絕任何人的彈奏。我們可以脫掉負面的詞語嗎。你會在冬天的墨色房間的桃紅色抽屜裡發現一袋鵝肉嗎。我的電池乾了。我的花謝了。我的脆弱不會轉彎。

02

想要把自己縮得很小很小  
躲在最灰心的角落裡  
誰都不許靠過來看我  
我是掉了漆的牆壁  
我是在水裡感到口渴的金魚  
我是誤以為自己是左手的右手  
被踏亂了的寧靜  
沒有不滿  
反而可能太滿了  
沒有太壞  
太壞也不見得真的太壞  
我會繼續把自己輸送到什麼地方去呢？  
什麼地方會把我輸送出去？

03

如何一邊背負正常的人生，一邊享受精神錯亂的燦爛時光？

秘方一：

草間獮生的大南瓜加上1杯熱拿鐵加上2朵烏雲加上3隻馬靴加上4口哈欠加上5片菲律賓芒果乾加上6艘龍舟加上7首國歌加上8種橘色加上9條摸乳巷加上10場婚禮加上11次颱風加上12個生日願望加上13年都賣不出去的每頁都裝訂錯誤的每個句子都在打架的每個字都很沮喪的絕版詩集加上14則在石室裡恣意亂長的虛構時事加上15道煙

秘方二：

月光光的時候脫光光，  
把寺山修司的番茄醬皇帝重複播放16遍。

04

沒有黑白  
莫名敞開  
胸膛正快樂著下排的牙齒好憂愁  
發暈的呆  
透明的乖  
我會寫一個888號的大字來慶賀你  
等風灌進來

05

腦袋太空的時候，我就搭乘太空船去旅行。  
在距離世界盡頭27公分左右的位置，  
我曾經遇見一隻漏水的傘，  
以及牠那位躲在菸盒裡的神祕情人。  
牠們說：「我們是非常動物的，一點都不靜物。」  
我說：「難道你們不會也有植物的時候嗎？」  
牠們說：「等到下次你來，我們就會是了。」  
後來，我再也不會見過牠們。  
可能是因為某些廢物的關係吧。

楊小濱



楊小濱，生於上海，耶魯大學文學博士。現為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員，兼任政治大學副教授。曾任美國密西西比大學、北京師範大學等教授、研究職務，及《現代詩》、《現在詩》特約主編，中國教育電視台《藝術爭鳴》欄目主持人、策劃。詩集《穿越陽光地帶》獲現代詩社1994年度「第一本詩集獎」。著有詩集《青春殘酷漢語·詩歌料理》、《景色與情節》、《為女太陽乾杯》，論著《否定的美學》、《歷史與修辭》、The Chinese Postmodern（《中國後現代》）等。近年在北京和台北等地舉辦個展《後攝影主義：塗抹與蹤跡》。

## 就愛

就不懂無關乎誰  
就穿越一次零點的火車直到醒來  
就脫下舊鞋子，醉了，再歪過去  
就聞見了自己的鹽  
就再也不明白凌亂為什麼是美  
就呆呆地死  
就自閉，寫一摞檢討書  
就想起小學校長的捏腳聲  
就摸不出褲襠裏的紙牌  
就拉開窗簾，讓蝴蝶落在影子背面  
就噎著  
就蜷縮著  
就故意不量體毛  
就猜更多的謎，為了敲掉所有的牙  
就笑  
就不露齒了  
就驚人  
就雅到了極致  
就乜斜無端的劍，憑欄而汗下  
就愛

## 一阵女风吹来

一阵女风吹来，却没有带来女雨。  
我有点紧张，起了鸡皮女疙瘩。

一阵女风吹来，传来远处的女音乐。  
我好悲伤，流下女眼泪不说，  
还写了一首女诗。

一阵女风吹来，我根本睡不着女午觉。  
不管谁丢下女脏话。

一阵女风吹来，女电话铃响起。  
也听不清女英文。女街上  
女灯点亮了我的女欢喜。

一阵女风吹来。女烟一缕飘忽在  
飞驰的女火车上，像女刀割破男时间。

## 四季歌

---

### 春

為了春天，我們不惜迎著東風的媚眼和楊柳的鞭子  
為了春天，我們把淚滴解凍在抒情的傷口裏  
春天啊，我們因為比牡丹醜陋而自殺未遂

為了春天，我們脫掉上衣之前就感染了花蕊  
裝扮成蝴蝶和蜜蜂，釀出無邊的粉刺  
為了春天，我們走漏了愛情的風聲  
剛要虛張聲勢就已經打草驚蛇

就是為了春天，我們才把嗓子吊到樹梢上  
唱出的麻雀也不管東方的青紅皂白  
為了春天的幸福我們拍賣所有其他的幸福  
降價處理，概不退貨

為了春天，我們把夏天斬盡殺絕，禁止它出場  
為了春天，我們也開除不合格的春天  
讓它們和冬天呆在一起，永世不得翻身

都是為了春天啊，這個  
聳人聽聞的、花枝招展的春天！

哦，春天，我們還沒等到你就已經蒼老

### 夏

看見夏天，才知道春天的虛偽  
赤裸裸的夏天迎面走來  
沒有教養的腿，一步就跨在我們肩上

夏天，顛來倒去還是夏天  
而我們累得汗津津，一夜間熟透

嘗到夏天就是嘗到自己，依舊食得無厭  
夏天剛出爐，就端在我們面前  
喝下一鍋熱乎乎的夏天，尿出金子  
服用過量，還至死不渝

血卻白白流掉，無非是衝著一個無恥的夏天

這樣，我們就比夏天更燙  
從瘧疾一直患到梅毒  
高燒至死，僅僅留下一具焦屍

在另一個夏天裏叫賣用剩的靈魂  
摸著夏天，舔著夏天，忍受著夏天

夏天，年齡不詳，籍貫不詳  
在五月的某一日強暴了春天  
將立即押往秋天執行槍決

---

## 秋

接著，秋天收割了我們的頭顱  
以豐年的速度掠過

秋高氣爽的日子，我們的愛情都涼了半截  
和出走的器官一起蕭條起來

只有內心的老氣愈加橫秋  
用枯萎的傷口裝點楓葉

一片葉子還沒落下，秋天就認出了我們  
來自夏天的逃犯，衣裳還來不及打扮

即使偽裝成蟋蟀，也要露出知了的馬腳  
愛出風頭，受不了黑夜的孤獨

而一旦被秋天吟誦，我們又清高起來  
在菊花下把腰肢扯得一瘦再瘦

想到落木正等著蕭蕭的時刻即將來臨  
我們走在山水畫裏也忍不住瑟瑟發抖

這是最寂靜的時刻，我們被夕陽窒息  
而一頓深秋的夕陽卻填不飽被夏天喂過的肚子

夕陽啊，你萬壽無疆的陰魂追隨著我們  
一邊秋後算帳，一邊暗送秋波

## 冬

我們脫掉落葉就凍成雪人，穿上羽絨  
就飛在思想的荒原之上

眺望地平線，卻不見未來的春水  
暖洋洋的鴨子從來游不出宋詩的韻腳

在冬天的童話裏，明天的天鵝將被無限地延遲  
醜小鴨翻過這一頁湖泊就進入了夢鄉

夢見蜂擁而來的聖誕老人都比去年老了一歲  
減去我們還不夠春天那麼年輕  
加上，又過了死亡線  
那兒有虛擬的天鵝吹著英國管

而一個真實的冬天會咳嗽不止  
於是我們把它裹在被子裏，掛在壁爐上  
用松枝勒住冬天的脖子，不讓它北風吹

這樣的冬天就可以安心地滋補我們  
用冰柱痛擊我們的冬眠  
直到僵硬的言辭訴諸熊膽  
聽另一個冬天在窗外無產階級地咆嘯

聽另一個冬天流浪在靈魂的月色中  
在賣掉最後一根火柴之前  
先賣掉一首無家可歸的詩歌

## 為女太陽乾杯

不過，當太陽蹲下來噓噓的時候，  
我才發現她是女的。

她從一清早就活潑異常。  
樹梢上跳跳，窗戶上舔舔，有如  
一個剛出教養所的少年犯。  
她渾身發燙。她好像在找水喝。  
我遞給她一杯男冰啤：  
「你發燒了，降降溫吧。」

她反手掐住我脖子不放：  
「別廢話，那你先喝了這口。」  
她一邊吮吸我，一邊吐出昨夜的黑。  
「好，那我們乾了這杯。」

瞬間，她把大海一口吸乾，醉倒在地平線上：  
「世界軟軟的，真拿他沒辦法。」

## 午夜恰恰恰

……是酒瓶蓋  
打開了風紀扣，露出一段情。  
懷抱躍躍欲試，還初戀得勃起  
用脈搏糾纏切分音：急促，結巴

但忍不住要偷巴。巫山雲外  
驚雷擊中心跳。梅蘭芳脫掉假領  
飄下卡門的玫瑰巾，換了狐臭來  
還是昨天的拳腳。

轉眼就慌張，屁股丟來丟去  
剩下一溜煙的躲，和三腳貓追著玩：  
以為舞曲裏有又一次東方紅。

就這樣把淫娃踢到裙子裏去蹦極。  
搓完了高跟鞋，摟一夜陀螺遊  
踩雙腳，暗喜連連：  
「誰讓他們  
把我每一節腰都擰出杏花雨……」



### 顧彬 Wolfgang Kubin

1945年12月17日出生德國下薩克森州策勒城。1973年獲波恩大學漢學博士學位，1974年在北京語言學院學習漢語，1977年至1985年任柏林自由大學東亞學系講師，教授二十世紀文學及藝術，1985年起任教波恩大學東方語言學院漢學系，自1995年任波恩大學漢學系主任教授。長期研究中國古代和現當代文學作品，中西思想史，哲學與神學等，以德文，英文，中文出版專著，編著，譯著達五十多部，如詩集《新離騷》、《愚人塔》、《影舞者》、《世界的眼淚》及《魚鳴嘴》，學術著作《中國詩歌藝術史》、《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譯著《魯迅選集》（六卷本）等，以及三本北島詩集、三本梁秉鈞詩集、兩本楊煉詩文集、一本翟永明詩集、一本歐陽江河詩集、一本王家新詩集等。第一本在台灣印行的著作為《白女神·黑女神》。2007年中國最高獎金中坤國際詩歌獎翻譯獎得主。2011年中國珠江國際詩歌節詩歌推動大獎受獎者。



### 新離騷—新詩，來自絕望的辭

別提  
那些戰爭與放逐  
悲傷已經足夠  
不只為那剝皮宰殺  
或是 以個別肉身  
餵食十千人  
無故 我們尚且落淚

別再提起  
那跳樓  
那些末日和憂鬱  
我們選擇空無  
生前與死後  
疑惑之前 絶望之後

別再追問  
關於邏輯與理性  
一塊石更幸福  
一片雲 風

若非未生 或是倖存  
我們寧願無舌  
無眼無耳

### Das neue Lied von der alten Verzweiflung

Bitte  
keine Nachrichten mehr  
von Krieg und Vertreibung.  
Wir sind wehleidig genug.  
Auch grundlos vergießen wir Tränen,  
nicht allein bei Häutung, Schlachtung  
oder Speisung der Zehntausend  
mit eigenem Fleisch.

Bitte  
nichts mehr von Todesspringern,  
von Weltenbrand und Depression.  
Wir ziehen das Nichts vor,  
vor dem Leben und nach dem Tod,  
vor dem Zweifel und nach der Verzweiflung.

Bitte  
keine Fragen mehr nach Sinn und Verstand.  
Ein Stein ist glücklicher,  
eine Wolke und ihr Luftzug.

Wenn nicht ungeboren oder überlebt,  
möchten zungenlos wir sein  
ohne Auge und Ohr.

（作者與張依蘋 譯）

我不因玫瑰有罪，不是我！  
縱然屋前開放一朵黃色玫瑰，  
一盆不經意帶回家的玫瑰。  
那是陌生多特蒙未經請求的餽贈。

我不因玫瑰有罪，因我不研究玫瑰，  
不在香港不在吉隆坡，  
不在波恩更不在維也納。  
她只在其中一個花瓶而在一句詩行。

我知道，有人宣判時間的玫瑰，  
我知道，有人以廿六朵玫瑰呈現廿六年 且說：  
綠如此疼痛，你屋前之綠，玫瑰之綠，  
降落砂拉越之際的綠，那綠，那逐漸消失…

而我？我能否不消失？——你當然會消逝！  
究竟你是白，你是憂鬱，你多有年月。  
你如此在自身消失之中作為詩人，  
那無以脫逃的逐漸消失，會消失……

那是否終結？再沒有或者？  
另有一者記念每個六月 且認為，  
花兒為此那麼紅。哪一種花？  
我看不到他高房子前開著紅花。

我不將玫瑰翻譯為時間，  
也不將撕裂時刻翻譯為凋零玫瑰。  
那是別人的事。  
我只是聞著花瓣，不緊迫分秒之後。

如果感覺太多，感覺會太少。  
太多的是，逐漸消失，會消失…  
如一個詞，如聲音，如同存在，我們的存在。  
那又如何，人們如是說。那不是我。

廿六朵玫瑰是一把收割的刀草，  
比一朵時間的玫瑰更是。  
我割傷自己，我自己記得：  
開往飛機場的路上，玫瑰花瓣沿途掉落留下痕跡……

從一站到一站剝落一片又一片紅色花瓣，羞赦了森林  
所有的綠，  
彷彿一張臉，消逝在電扶梯之上，  
俯瞰著，另一張臉消逝在下墜裡，  
如此遊移猶疑，使最後之花也墜落了。

(張依蘋 譯)

北島(現居香港)發表過一首以〈時間的玫瑰〉為題的詩。來自砂拉越(馬來西亞)的中文女作家張依蘋(現居吉隆坡)在一篇散文引述前者。《哭泣的雨林》是她最新散文集(2008)的書名，刻畫其為石油及木材業所脅的鄉土。北島作品裡的「六月」暗示文化大革命及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花兒為甚麼那麼紅」是一首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間在大陸禁唱的歌曲。從中國傳統觀念以及女性小說家張愛玲(1921-1995)身上，顛覆「多情更轉無情」。——「撕裂的年代」，那是日耳曼學家埃米爾·施泰格爾(1908-1987)的術語。

## Apropos Rosen *Bei Dao und Zhang Yiping zur Antwort*

---

Ich werde keiner Rose schuldig, ich nicht!  
Mag auch vor dem Haus eine gelbe Rose blühen,  
eine Rose unbedacht heimgeführt im Topf.  
Das fremde Dortmund war ihr unaufgefordeter Spender.

Ich werde keiner Rose schuldig, denn ich diskutiere nicht über Rosen,  
nicht in Hongkong und auch nicht in Kuala Lumpur,  
nicht in Bonn und niemals in Wien.  
Ihr einziger Ort sei der vielen Vasen eine und nimmer der einzelne Vers.

Ich weiß, da spricht jemand von der Rose der Zeit,  
ich weiß, da schenkt jemand 26 Rosen wie 26 Lebensjahre und sagt:  
Das Grün tut so weh, das Grün vor deinem Haus, das Grün der Rose,  
das Grün beim Anflug auf Sarawak, das Grün, das schwindet.

Und ich? Schwinde ich denn nicht? - Du schwindest sehr wohl!  
Doch du bist weiß, du bist melancholisch, du bist reich an Jahren.  
So bleibst du in deinem Schwinden ein Dichter,  
der seinem Schwinden und Entschwinden nicht entkommen mag.

Ist das denn alles schon? Ist da keinesfalls mehr?  
Ein anderer erinnert jeden Juni und meint,  
darum sind die Blüten so rot. Welche Blüten?  
Ich sehe keine roten Blüten vor seinem hohen Haus.

Ich übersetze keine Rose in die Zeit  
und auch keine reißende Zeit in eine blätternde Rose.  
Das sei anderer Leute Geschäft.  
Ich rieche nur an Blättern, eile keiner Minute hinterdrein.

Wenn der Gefühle zu viele sind, sind der Gefühle zu wenig.  
Was zuviel ist, schwindet, entschwindet  
wie ein Wort, wie eine Stimme, wie das Sein, unser Sein.  
Was soll's, so meint man. Ich meine es nicht.

26 Rosen sind ein Schnittgras,  
mehr noch als die einzelne Rose der Zeit.  
Ich schneide mich, ich erinnere mich:  
Die Spur der Rosenblätter verlor sich auf dem Weg zum Flughafen.

Station für Station fiel ein rotes Blatt und beschämte alles Grün der Wälder  
so wie ein Gesicht, das schwand oben an der Rolltreppe,  
mit Obacht auf ein anderes Gesicht, das schwand im Niedergehen  
so willig unwillig, dass auch die letzte Blüte fiel.

Von Bei Dao, heute Hongkong, stammt ein Gedicht mit dem Titel „Die Rose der Zeit“. Die chinesischsprachige Autorin Zhang Yiping (Tiong Ee Ping) aus Sarawak (Malaysia), heute in Kuala Lumpur, greift darauf in einem ihrer Werke zurück. Traurige Wälder lautet der Titel ihrer letzten Sammlung von Prosastücken (2008), eine Charakterisierung ihrer durch Öl und Holzhandel bedrohten Heimat. „Juni“ ist im Werk des Bei Dao eine Anspielung sowohl auf die Kulturrevolution als auch auf den 4. Juni 1989. „Warum sind die Blüten so rot“ ist eine chinesische Weise, die zwischen 1966 und 1976 auf dem Festland nicht gesungen werden durfte. Nach traditioneller chinesischer Auffassung, so auch noch bei der Erzählerin Zhang Ailing (1921-1995), schlagen zu viele Gefühle in eine Fühllosigkeit um. – Reißende Zeit, so eine Redeweise des Germanisten Emil Staiger (1908-1987).

## 每次之後

每次之後 你把我從你身上洗掉，  
你淋浴下的皮膚  
因單獨而獨特。  
每次之後 你說：  
你應愛少一點  
而恨多一點。  
每次之後 我保留  
我身上你的水跡  
並哀求，別推進  
那似乎墜落的…  
每次之後 我們也  
不是永恆的一體，  
永久的只是床位與床  
的分別，你獨自一人  
而我與陌生氣味交往，  
而再次沒有伸手  
從門到門，  
去堅持，那正在倒下的……

而今早晨我是誰，  
裹在陌生的睡眠裡顫悚？  
我再說不出，  
這是我的身體，  
拿著吃，我自身一次成了的事。  
誰將與誰進入白日，  
沒有我的你 是誰？

每次之後的一再提醒  
「你多保重！」。  
我將在自己裡面看見誰  
每次之後？  
我披戴你度過白日，  
以便你晚間也在家，  
當我與你回來。  
太多消失  
在我們浴室與辦公室之間  
的路上。  
如果 每次之後 留下的是空無  
那是無 我們居留的最後之所 它說  
這曾一次是你和我  
每次之後

## Jedesmal danach

Jedesmal danach wäschst du mich fort  
von dir, damit einzig sei und allein  
deine Haut unter der Dusche.  
Jedesmal danach sagst du,  
liebe ein wenig weniger  
und hasse ein wenig mehr.  
Jedesmal danach bewahre ich  
deine feuchten Spuren auf mir  
und flehe, stoße nicht,  
was zu fallen vorgibt.  
Jedesmal danach sind auch wir  
kein Leib auf Dauer,  
permanent ist nur die Differenz  
von Lager und Bett, du allein mit dir  
und ich gesellig mit fremdem Geruch,  
und wieder langt keine Hand  
von Tür zu Tür,  
um fest zu halten, was tatsächlich fällt.

Wer also bin ich mir am Morgen,  
so unstet in fremden Schlaf gekleidet?  
Daß ich nicht mehr sagen kann,  
dies ist mein Leib,  
nimm und iß, was ich einmal war an mir.  
Wer also betritt mit wem den Tag,  
und wer bleibst du ohne mich?

Jedesmal danach die alte Mahnung  
"Paß auf dich auf, gib acht auf dich!".  
Nach wem also schau ich in mir  
jedesmal danach?  
Ich trage dich über den Tag,  
damit auch du daheim bist am Abend,  
wenn ich wiederkomme mit dir.  
Zu viele gehen verloren  
auf unseren Wegen  
zwischen Bad und Büro.  
Wenn nichts bleibt jedesmal danach,  
ist keine Bleibe die letzte, die sagt,  
dies waren einmal du und ich  
jedesmal danach.

(作者與張依蘋 譯)

## 白女神 · 黑女神

終於她遞上一碗飯，  
白色的女神，黑色的女神  
她將要宣告的，事物的和諧，  
是老鷹與海的和聲。  
躺在白色之上的，  
也在黑色之下躺著。

米是白的，米是黑的。  
她用一把刀分析這些。  
刀鞘是她最亮的鏡子。  
它切開白，它切開黑。

山上的太陽太強，  
飛龍<sup>1</sup>捉不著它。  
白女神走來腳步太輕快，  
在關口之上變成黑女神。  
她在那兒久久尋找梳子。

我們從應許之地逃逸  
看山只在一排購物樹窗。  
在那兒，她吮著她的牛奶，  
你啜著你的摩卡，  
她說老鷹深入海洋之上，  
你說召喚在高高天空之下。

剩最後一粒飯。  
它將游泳或是浮懸，  
一時黑，一時白？

## Weiße Göttin, schwarze Göttin

Zuletzt reicht sie eine Schale Reis,  
die weiße Göttin, die schwarze Göttin.  
Die Harmonie der Dinge, wird sie sagen,  
ist die Harmonie von See und Adler.  
Was oben weiß ruht, ruht unten tief schwarz.

Der Reis ist weiß, der Reis ist schwarz.  
Sie teilt ihn mit einem Messer.  
Die Scheide ist ihr der lichteste Spiegel.  
Sie scheidet Weiß, sie scheidet Schwarz.

Die Sonne war zu stark in den Bergen,  
keine Libelle fing sie auf.  
Die weiße Göttin kam zu leichten Schritten,  
über dem Pass wurde sie zur schwarzen Göttin.  
Lang suchte sie da nach ihrem Kamm.

Wir flohen das versprochene Land  
und schauen Berge nur noch in  
Schaufensterfluchten.  
Da nippt sie an ihrer Milch,  
und du schlürfst deinen Mokka,  
sie spricht vom Adler tief über der See,  
du sprichst vom Ruf hoch unter der Luft.

Es bleibt ein letztes Korn Reis.  
Wird es schwimmen, wird es schweben,  
mal schwarz, mal weiß?

註1：這裡把蜻蜓經英語(dragonfly) 訳譯為“飛龍”。

## 於道觀中

---

穿過後門，我們進來  
本該左行，卻誤入右門  
道姑靜待在那裡，一襲白衣  
法名曰常瓊  
她讓我們回轉過去，重新邁出生命的步伐。  
此刻是歲月永恆，幸福無量。  
我們在太一打聽太一：  
是神還是榜樣？只是榜樣，她答道  
她纖細的左手中，輕握一部白色乖巧的手機  
如微風安撫下，乖順的我們  
手機閃動，有來電，靜靜的，她接起。  
是什麼？她輕輕接聽著，是神的急切啟示嗎？  
她在與誰做答？遠方的神，  
眼前的神像，還是人間的先知？  
但我們沒有問她，而只是在猜測，她很忙嗎，  
得道後尋道，得答案後尋答案？  
每一次，她感知世界，她的左手會輕顫，  
我們也會隨著輕微得抖動，就像以前從感受世界的氣息中受到觸動。  
她的手指可通過220伏電壓，掌控著高峰上的道觀，  
她願意為我們這樣的人醫治，用她的左手和右手  
為什麼她沒有憑此力量，使青苔覆蓋下的遺跡複生，  
而是途經這山間難行的小路，用木石搭起這座道觀？  
被毀掉的，我們不會刻意重修，  
就如同茶內不必加糖，因其本身的甜味與生俱來！  
我們在門庭外放生烏龜，在深色藥酒中不迷失自己。  
每個人都會願意，起身，穿過那片竹海。

(中譯：顧彬)

## In einem taoistischen Tempel

---

Wir kamen, wie wir kamen durch die Hintertür  
und traten über die falsche Schwelle, rechts statt links.  
Da stand, gewandet weiß und weiß geknöpft, die Taoistin,  
Ewige Jugend, Ewige Schönheit geheißen.  
Sie hieß uns zurücktreten und die Schritte des Lebens neu bestehen.  
Grenzenlos würde nun das Alter, unfaßbar das Glück.  
Und wir befragten sie vor dem Höchsten Einen nach dem Höchsten Einen:  
Gott oder Vorbild? Nur Vorbild, sagte sie.  
Da ruhte in ihrer linken schmalen Hand ein weißes schmales Telefon,  
so wie wir ergeben ruhten in der Regung des Windes.  
Ein stiller Anruf, und schon klappte sie das funkelnende Rechteck auf.  
War, was sie so leicht empfing, eine eilige Offenbarung?  
Wem gab sie Antwort? Den fernen Göttern,  
den nahen Bildern, den Propheten im ganzen Land?  
Wir befragten sie nicht, fragten uns wohl, würde sie, so geschäftig,  
nach dem Tao das Tao noch finden, nach der Antwort die Antwort?  
Jedesmal, wenn die Welt sie empfing, zitterte leicht ihre linke Hand,  
und leicht zitterten wir mit, so wie wir einst zittern lernten mit dem Odem der Welt.  
220 Volt seien ihren Fingern eigen, sie gebiete über den Tempel auf der Höhe,  
sie heile gern unseresgleichen durch ihre linke, durch ihre rechte Hand.  
Warum ließ sie dann nicht auferstehen die Ruinen unter dem Moos,  
trug selber Sparren und Balken auf unwegsamem Pfad den Berg herauf?  
Was einmal zerstört ist, richten wir nicht mutwillig neu,  
so wie wir den Tee nicht zu süßen haben, der süß über uns wächst!  
Wir lassen an der Pforte Schildkröten frei, verlieren uns nicht beim dunklen Schnaps.  
So erwarte ein jeder sich selbst, bald erhoben vom Sitz, streifend durch die Bambuswälder.



羅智成

祖籍湖南，1955年出生於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哲學系畢業，美國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東亞所碩士、博士班肄業。曾任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編輯、撰述委員，中時晚報副總編輯，美商康泰納斯雜誌集團編輯總監，華舍文化事業總經理，TO' GO旅遊雜誌發行人，及電台台長、製作人、電視節目製作人等。並自1987年起在文化、淡江、輔大、東吳、元智、東華等大學任教。現為閱讀地球文化事業地球書房文化事業負責人，作品有詩集、畫冊《光之書》、《傾斜之書》、《擲地無聲書》、《寶寶之書》、《黑色鑲金》、《夢中書房》、《夢中情人》，散文或評論《M湖書簡》、《泥炭紀》、《亞熱帶習作》、《文明初啟》、《南方朝廷備忘錄》、《蔚藍紀》，遊記《南方以南沙中之沙》。作品曾獲兩次時報文學獎新詩推薦獎、優秀青年詩人獎、年度新詩創作獎等。

透明鳥 羅智成童話詩

1.

終於  
我們把透明鳥給買回家。  
那是我們在安達魯西亞  
向一個摩爾老人還價而來的  
「雖然花了你們十個月亮幣  
七百七十迪納Dinar，」  
臉上縱橫歲月溝渠的獨眼老人說  
「那不過是個簡陋的儀式  
你們即將經歷的 却是  
已修煉成真的夢境 一個  
半肉體、半靈體的傳奇」  
他再一次舉著鳥籠靠向我們  
「再聽聽看  
它的歌聲多麼美妙迷離」  
半盲老人的一隻眼睛裡  
閃著兩隻眼睛的光芒

2.

那是一座美輪美奐的鳥籠  
金絲與銀線編織的袖珍宮殿  
還是以七彩陽光替換了玻璃窗的  
奇幻暖房？  
或更像催眠者巨大、炫麗的鐘擺  
搖晃著外在世界  
禁錮著我們的目光？

光與影的空中花園  
沙漏般流洩著視覺的輝煌  
延展性良好的貴重金屬  
順著熟練的手勁延伸  
繁殖出繁縟多變的花紋  
螺旋形波浪形的蔓藤  
攀緣纏繞 鑲嵌交疊成  
讓所有飛禽忘了天空的  
華麗牢籠

3.

籠中空無一物  
只有鞦韆兀自擺盪  
「你聽 你聽」  
半盲老人的耳朵像  
甦醒的雙翼 被  
負載著神秘頻率與  
優美旋律的氣流所鼓動  
翩翩於凌亂的銀髮間  
覆蓋於寬大白袍下的  
乾癟身軀像  
一把被風捲起的曼陀鈴  
酩酊在流質的喜悅  
與滿溢的共鳴中

4.

「我聽見遠處  
被距離曝曬過的市集聲  
近處鐘錶齒輪碎步在攀登  
蝗蟲彈跳 在帶露的草坪  
壁毯擺動 摩挲馬賽克鑲嵌的風景  
但我沒聽見鳥叫的聲音」  
韜韜把耳朵貼著鳥籠 焦急地說  
「你必須在聽不見這些聲音之後  
才聽得見透明鳥的歌聲」  
老人耐心的講解：  
就像在海水中尋找淡水  
森林中尋找松露  
你必須拋棄掉  
幾乎等於全部的大部分

5.

許久 通往茉莉花圃的大廳  
寂靜得只剩若隱若現的耳鳴  
忽然世界一閃神  
好像絆到什麼東西  
時間也停下了腳步  
這時 篓中鞦韆似乎顫動了一下  
我們一起聽到了透明鳥的聲音

6.

那是多麼優美的歌聲啊  
隱約浮現在緊張的聽覺  
期待的片刻鬆懈裡  
清新 純粹  
但暗含複雜的啟示  
細膩 婉轉  
卻傾注堅實的安慰

7.

而介於

絲綢被絲綢研磨 與

瓷器碎末掉落瓷杯

之間的那音色

細如針線的水柱穿過針孔

滴斷一根琴弦之前

震動出來的

那音波

以及

南極潔淨的風

被早春竹林一千萬個孔竅過濾過

才被初生野兔的聽覺

所承接的

那音質

像被蒸餾了三次的

嬰兒的淺笑聲

在睡醒前寤寐傳入夢中

有如一粒被攪拌後

完全溶解於這塊空間的

糖

瞬間讓空氣都

甜蜜了起來

8.

透明鳥以出乎我們預料的

自在 自由

把出乎我們想像的神秘情感

灌注於忽而低抑忽而悠揚那

無可名狀的各式音階裡

漂浮在空中的

水晶旋梯

引領我們向崇高的塔頂攀登

無數被調色的

閃亮灰塵

引領我們向每道被仰望的光柱

上升

9.

我們聽得如醉如痴

或者不是

那歌聲好像不是聽見的

是我們自身願望與想像

行經耳殼內的神經時

被塑造 定型的迴響

還不曾透過空氣

不曾透過媒介的

心的盪漾

---

10.

我們聽得如醉如癡  
想用樂譜的形式把它捕捉下來  
但是它的旋律無跡可尋  
想用心情的起伏把它銘記下來  
但是這深奧的單純無從詮釋  
  
耳窩裡的亂流  
音符的蝶陣  
繽紛著  
我們的記憶之網  
又不停地  
漏網而去

11.

像復活的除濕機  
被巨大的眼淚觸動  
將長久來以濕氣、微塵之形  
殘存空氣中的內在體悟  
涓滴收藏  
  
我們卻發現  
聽覺曲折的洞窟裡  
早已蒸發、遺忘的心聲  
凝結成嶙峋的鐘乳岩  
儼然列立在彼  
等候著為一聲從未發出的喟嘆  
共鳴 啊超大的  
教堂管風琴

12.

拎著神奇的鳥籠  
回到亞熱帶海島  
像曾經誤闖天堂的  
太空船旅客  
誤讀了一行詩而窺見真理的  
幸運使徒  
逗留到最後才離席卻發現到  
一幕永沒被別人觀賞到的劇情的  
少年觀眾  
我們把那未預期的天啟  
仔細斟酌 珍藏

13.

我們加高了竹籬和晨霧  
把透明鳥安置在院子里  
一棵撐著濃濃綠蔭的百年樟樹  
每日餵以蜂蜜 銀箔或朝露  
伴以輕聲細語和無限的聆聽  
  
我們觀察飛禽間神祕的聯繫  
各式昆蟲在地球存活的想像力  
蝴蝶如何分辨載有歌聲的和載有花香的空氣  
葉綠素、葉黃素和胡蘿蔔素  
又如何以色彩之舞呼應季節的嬗遞  
  
為了容易捕捉透明鳥的動靜  
我們必須了解身邊所有的生靈  
為了容易捕捉透明鳥的動靜  
我們的感官必須柔軟 靈敏：  
  
車囂 電視 工地裡的馬達  
甚至太粗魯的字眼  
太強硬的口氣  
太強烈的想法  
都會侵擾到空氣中平衡的砝碼

14 .

我們發現  
各種聽覺環境都伴隨  
或產生著  
不同的知覺 感性 與思想  
  
鳥類的聲音傳達了  
飛翔物種的世界觀  
價值觀或美學  
那是一種  
因為一粒米就感到富足  
一樁心事就沉重得無法起飛  
一間二氧化碳太多的書房  
就會心悸恐慌  
一付被腦髓裏的鐵質感受得到的磁極  
就足以進行全球定位導航的  
高感度世界

15.

和透明鳥互動時  
我們和地球上其他頻率的事物  
也有了交契的基礎  
真切又不確切的領悟  
  
也一一和自身之中  
岌岌可危的細瑣感觸  
重新取得聯繫：  
  
一股被壓抑的怨懟如何在胃袋浸漬出  
肉眼看不見的紫色印記？  
一次被秘密滿足的貪婪如何讓渴望的神經  
亢然紓解掠奪之癮？  
一道無以向人訴說的掛念又如何  
過度燃燒體內的氧  
空轉著我們的心脈？

16.

我們改變了  
重新看世界 好像回到  
物種早先出發的地方  
  
其實  
當我們被說服買下一只鳥籠  
我們就已經改變：  
在人類熟悉、掌控的世界裡  
永遠永遠對應著  
必須謙虛 純潔以對的  
其他可能世界

17.

神秘兮兮地  
我們帶好友來見識透明鳥  
  
「牠在哪裡？牠在哪裡？」  
一開始他們熱切地探問  
「就在那！你仔細看」  
你仔細看：  
沒有風而鞦韆蕩了起來  
沒有動靜而光影在跳舞  
沒有聲音而我們的耳朵  
在感動  
  
有耐心的人就和我們一起捕風  
捉影  
釋放所有熱切的官能  
去探測  
去觀察 感受 守候

18.

「有了有了！」  
然後他們會驚慌的說  
「牠真的就在那兒！」  
  
雖然完全看不見  
只要氣流一經過  
熱熱體溫就撲鼻而來  
魯莽靠近時  
緊張搗動的羽毛令人想打噴嚏  
或者 他們會說  
穿過鳥籠看過去  
花園的風景似乎飄動著透明帳幕  
表象的世界已被掀開  
常有令我眼花的光影  
展翅飛起來  
  
接下來  
接下來他們目瞪口呆地  
才真正聽見透明鳥的歌聲



陳黎

陳黎，本名陳膺文，1954年生，台灣花蓮人，台灣師大英語系畢業。著有詩集，散文集，音樂評介集等凡二十餘種。譯有《拉丁美洲現代詩選》、《辛波絲卡詩選》、《當代世界詩抄》等十餘種。曾獲國家文藝獎，吳三連文學獎，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金鼎獎等。1999年，受邀參加鹿特丹國際詩歌節。2004年，受邀參加巴黎書展中國文學主題展。詩集譯為外文出版者有英、法、日、荷蘭文等幾種。

## 冰島

1

一九五四年生於冰島的她  
網路上報導，前天和  
冰島第一位女總理結婚了  
冰島很冷，但不會冷過  
被禮教的虛無冰雪四壁  
圍住的這個人世  
她們走出冰櫃  
烤她們自己的香腸  
和熱狗

2

一九五四年生於這亞熱帶  
島上的我，昨夜夢見  
和父母弟弟們同聚在  
重建的木頭平房裡  
雪奇异地落在窗外窗內  
夢境外是燠熱的夏夜  
夢境裡，冰，滑過新鋪的  
榻榻米彷彿一座冰島  
離家的大弟回來了  
預備逃家的小弟還沒長大  
冰冷的家，卻溫暖

註：冰島同性戀婚姻法於 2010年6月27日生效。冰島女總理 Jóhanna Sigurðardóttir (1942-) 當天即與其同居多年之作家女友 Jónína Leósdóttir (1954-) 結婚。

## 在我們生活的角落

在我們生活的角落住著許多詩  
它們也許沒有向戶政事務所申報戶口  
或者領到一個門牌，從區公所或派出所  
走出巷口，你撞到一位邊跑邊打大哥大的慢跑選手  
尷尬的笑容讓你想到每天晚上在家門前幫年輕太太  
擦紅色跑車的老醫生，原來  
它們是一首長詩的兩個段落

物件和物件相聞而不必相往來  
一些浮升成為意象，向另一些意象  
求歡示好。聲音和氣味往往勾搭在先，暗自互通  
聲息。顏色是羞怯的小姊妹，它們必須待在家裡  
擺設好窗簾床罩浴袍桌巾，等男主人回家，扭開  
燈。一首詩，如一個家，是甜蜜的負擔  
收留愛慾苦愁，包容肖與不肖

它們不需到衛生所結紮或購買避孕套  
雖然它們也有它們的倫理道德和家庭計畫  
門當戶對不見得是最好的匹配  
水乳固然可以交融，水火也可以交歡  
黑格爾吃白斬雞，黑頭蒼蠅辯論  
白馬非馬。溫柔的強暴  
震耳欲聾的寂靜  
不倫之戀是詩的特權

它們有的選擇活在暗喻的陰影或象徵的樹林裡  
有的開朗樂觀，像陽光的蜘蛛四處攀爬。有些  
喜歡餐風飲露清談野合，有些則像隱形的紗  
散佈在分成許多小套房出租的你的腦中，不時  
開動夢或潛意識的紡織機  
許多詩據說被囚禁在習慣的房間。你閉門  
覓句，翻箱倒櫃，苦苦呼喚，甚至騎著電子驢  
驅趕滑鼠，敲鍵搜尋。打開窗戶  
寬天厚地，它們居然在那裡：  
雨後的鳶尾花。放學回家的  
一隊鷗鳥。歪斜的  
海的波紋  
煮著一鍋番茄和幾片豆腐的微波爐

你想到還要幾粒豌豆。你走進超市看到  
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  
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  
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  
你隨手拿了一罐，發現挖空心思，刻意  
求索的它，原來因缺席而存在：  
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  
罐頭罐頭罐頭罐頭 罐頭罐頭罐頭罐頭  
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罐頭  
一顆紅柿孤獨地在收銀台上。你說  
妙哉，一顆紅柿孤獨地在收銀台上  
一行字自成一戶  
你不免懷疑它移民自日本或多絕句的盛唐  
但是你完全不在意。完全不在意它們可以全部裝進  
一個小小的購物袋

我等候，我渴望你：  
一粒骰子在夜的空碗裡  
企圖轉出第七面。

寂寥冬日裡的重大  
事件：一塊耳屎  
掉落在書桌上。

雲霧小孩的九九乘法表：  
山乘山等於樹，山乘樹等於  
我，山乘我等於虛無……

一顆痣因肉體的白  
成為一座島：我想念  
你衣服裡波光萬頃的海。

涼鞋走四季：你看到——  
踏過黑板、灰塵，我的兩隻腳  
寫的自由詩嗎？

婚姻物語：一個衣櫃的寂寞加  
一個衣櫃的寂寞等於  
一個衣櫃的寂寞。

大逃亡：讓我藏身在你  
裡面，像水溶於水，被  
全世界看見，又沒有人發現

一二僧嗜舞  
移二山寺舞溜溪  
衣二衫似無

嬉戲錫溪西  
細細夕曠洗屣蹠  
嘻嘻惜稀喜  
註：錫溪，溪名，位置不詳。屣，鞋。蹠，舞鞋。

愛，或者唉？  
我說愛，你說唉；我說  
唉唉唉，你說愛唉唉

停車路邊，臥看鼻外清澄的藍天  
一隻小蟲在我鼻尖，彷彿在峰頂  
此際，我的軀體是家鄉的一列山

人啊，來一張  
存在的寫真：  
囚

## 符號學

---

括弧：（ ）

讓我躲進括弧裡，有著括約肌、包容一切的一對括弧。隱所有思想、行動於空白，不必言說：（ ）。這世界太喧囂，太多嘴，太散文，所需者唯一張半闔的嘴，一個詩意的入口。空白裡有活力，有不成文文法，溶頓號、逗號、句號、問號、冒號、刪節號……為一不露聲色的嘆號，潮濕而堅毅的舌頭：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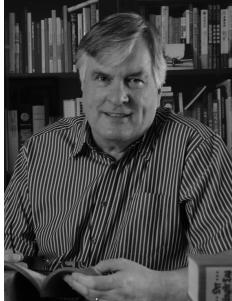
## 斜線

多美妙，你／我間薄薄斜斜的牆壁，你在三角形的樓上，我在三角形的樓下。樓梯是滑梯，是天階。每夜入睡後，你斜斜滑到我的屋角，又一級一級走回夢境，我感覺牆壁像鏡子，倒映著被你弄歪的天河

多美妙，動／物間虛實交接的斜線，你是回彈不停的球，我是再三體會的牆板，你是週而復始的浪，我是全然領受的岸，你在樓上地震，我在樓下成為亂喊亂叫流汗的地震儀，在我們合而為一的動物園

括弧：○

你的嘴唇○一動再動（雖然無聲），但從它們的形態看來，你彷彿在告訴我，那個我一直領受的故事：渴望



### 梅儒佩 Rupprecht Mayer

梅儒佩（Rupprecht Mayer），1946年生，德國詩人、小說家、漢學家，現為德國駐上海總領事館領事，德國翻譯家協會會員。譯有《牆：舒婷與顧城詩選》（Zwischen Wänden）等多種中國現代與古典文學作品，著有小小說集《三級跳遠界瑣事》等。2011年2月，受邀與另外三位德國漢學家一同來台訪問，廣泛接觸島內各地學者、作家。詩人陳黎認為他的詩「情感節制，冷靜知性的外衣內暗藏深濃的感性，並且不乏一種『半黑色』的幽默或嘲弄。在〈當你走過時〉，他以虛為實，化無為有，替沒有結果的暗戀爭取主動詮釋權，企圖自欺欺人地在妓女身上尋求愛的慰藉。此詩述語調鎮定，但背後所隱含的近乎吶喊的糾結情思，令人想起十九世紀末英國詩人道森（Ernest Dowson）名句「我心寂寥，苦於昔日的激情，／是的，渴望一親我欲求的嘴唇：／我一直忠於你，賽娜拉！以我的方式。」〈200X年秋天〉一詩，藉由無法掀動的冰冷嘴唇，感歎親如母子間的疏離，未能在母親生前走入她的世界細細聆聽她的故事；〈一日勝利者〉則借『環法自行車賽』中『當日冠軍獎』之類似概念，寫每日生活的奮鬥者。梅儒佩『舉重若輕』的詩功力在這些詩中清楚可見。」

### 當你走過時

當你走過時  
你一眼都不看我  
但直到今天依然在  
夢中用你的舌碰我  
你把手藏在大衣口袋裡  
讓我一生一世感覺其在  
你該滿意了  
我再也不看任何人  
我用錢請人捂住我的眼  
一年一次  
我吻你的脖子  
在好心的妓女身上

### als du vorübergingst

du sahst mich nicht an  
als du vorübergingst  
und berührst mich noch heute  
mit deiner zunge im traum  
deine hände verbargst du  
in großen manteltaschen  
damit ich sie ein leben lang spüre  
du kannst zufrieden sein  
ich schaue niemanden mehr an  
man hält mir für geld die augen zu  
nur einmal im jahr  
küsse ich deinen nacken  
bei einer freundlichen hure

## 200X年秋天

你的嘴唇  
一動也不動  
但從它們的形態看來  
你彷彿現在想告訴我  
那個我從未問過你的  
故事：  
母親

## herbst 200X

ohne bewegung  
sind deine lippen  
und doch so geformt  
als wolltest du sie jetzt erzählen  
die geschichte  
nach der ich dich nie fragte  
mutter

## 路的邊沿

草地常常顯得俗氣  
如果太大  
如果草太多  
有的路  
確實太長  
平淡的土上  
嵌著些卵石  
但路的邊沿  
路的邊沿，我跟你說  
總是妙不可言

## wegränder

wiesen können banal sein  
wenn sie groß sind  
und zu viel gras enthalten  
mancher weg  
hat eindeutig längen  
platter staub  
mit eingedrückten kieseln  
aber wegränder  
wegränder sage ich ihnen  
sind immer sensationell

## 洞口

洞口的水  
深僅及腳踝  
卻冷了  
好幾世紀  
石筍們輕聲呼喊  
邀請那因陽光而暈醉之人  
入內共舞

## vor dem eingang der höhle

knöcheltiefes  
wasser vorm eingang der höhle  
jahrhunderte  
kalt  
  
leise rufen  
den von der sonne betäubten  
stalagmiten zum tanz

## 一日勝利者

用濕毛巾  
把夢  
從眼窩擦掉  
  
用硬領帶  
把夜晚蠕動的蟲子  
綁成脖子  
  
才早上八點  
你們已經勝利了

## tagessieger

mit kalten lappen  
habt ihr euch die träume  
aus den augen gewischt

mit starken krawatten  
zu hälsen gebündelt  
das gewürm eurer nächte

acht uhr morgens ist es  
und ihr habt schon gesiegt

## 詩向前生長

詩向前生長  
以鍵盤  
以筆  
或咕噥作響的  
一個長蝸牛殼  
將自身旋轉而出  
令頭皮和太陽穴發麻  
坐著的時候已感  
其重

我必須查一下  
獨角獸以什麼姿勢  
入睡

(陳黎 譯)

## gedichte entstehen nach vorn

gedichte entstehen nach vorn  
ob mit tasten oder  
stift oder  
gemurmel  
ein langes schneckenhaus  
schraubt sich heraus  
macht kopfhaut und schläfen prickeln  
eine last  
schon im sitzen

ich muß nachschlagen  
in welcher haltung  
einhörner schlafen

蔡素芬

蔡素芬，淡大中文系畢，德州大學雙語言文化研究所進修。歷任《自由時報》撰述委員、自由副刊主編，現任影藝中心副主任，兼林榮三文化公益基金會執行長。主要作品長篇小說《鹽田兒女》、《橄欖樹》、《姐妹書》、《燭光盛宴》、短篇小說集《台北車站》，編選《九十四年度小說選》、《台灣文學30年菁英選——小說30家》及譯作數本。曾獲全國學生文學獎、中央日報文學獎、聯合文學新人獎中篇推薦獎、聯合報文學獎長篇小說獎、中興文藝獎、小說金鼎獎等多項文學獎項，及文建會優良翻譯獎、廣播文化獎。



## 開胃菜

兩個人可以去的地方可遠可近，就像一顆蛋，水煮或打散蒸炒悉聽尊便，去遠去近，本質皆是愛情，水煮或蒸炒，本色是蛋，差別只在於變化。端點不同菜色吧，那個引起饕客不斷流連在眾多廚師宴客廳裡的，是切工，是火候，是調味，是同樣的一種東西做出了不同的口感和味道。

火星上有什麼？她這樣問他。  
聽說有水氣。  
那麼可以生存，我們不如去火星。  
但是太空船去撞擊那個有水氣陰影的地方，卻只造成了一個凹洞。  
常常是這樣，事情總是不如預期。她回應他，並鑽到他腋窩下，像鑽到另外一個世界，臉頰靠著腋窩，正看到靠牆梳粧台的鏡子，昏淡的燈光投在鏡面，為他們反映在鏡中的臉頰和背部抹上一層柔和的色彩，那鏡中世界便彷彿某個星球，比想像更朦朧。

---

那麼火星去不成，在現實和想像中分隔兩個世界也不錯。她說。

他拉出她，親吻她的頰、她的嘴，她頸邊一顆淺淺的紅痣，說，是在一個現實的世界去使生活有更多想像的成分。

想像又是為了什麼？

為了彌補實現中缺乏的部分，為了試看看多種可能。

所以現實還是和想像混在一起，其實沒有兩個世界。

她從鏡中看到兩個身體再度交纏，像兩個雌雄不同的世界試圖進化到沒有性別，只有愛意的世界。愛是精神，精神領域超越一切，她認為那是進化，即使他們的身分不合世俗時宜。有幾次，她想像他的太太假扮成服務生以送餐為名，敲門進來，她也想像有部攝影機正對準旅館出口，攝下他們的影像和牆眉上的旅館名稱。這個想像使現實的可能性變得驚悚焦慮，但那種時刻很短暫，她堅信兩個擁抱的身體是進化。

她吻他的喉結、泛著光澤的肩線，一節一節以唇舌愛撫背椎，他呻吟，漫漫飛行般的到一個不可知的地方，她要他去那裡，那裡將什麼都沒有，只有肉體悅悅的呻吟。一滴水從攀在高山峻嶺石塊下的冰柱滑落，晶瑩剔透，折

射陽光的燦爛七彩，滑到石下凹陷的裂隙裡，與早在那裡滾動的水珠匯聚，開始遙遠的旅途。水流清澈冰涼，每滴水滾動著陽光的七彩光芒，山高天藍，空氣清涼，那水滴與它的環境如此透明而純淨。到你那純淨的世界去吧，她在他膝旁呢喃低語。

你曾有幾個女人。她躺在他身邊問他。

他鼻息漸重，仍回答她。那有什麼重要？重要的是我遇到了我最愛的女人。

你對前一個也這樣說？

我不是專業的。

哈。她笑了。這話聽起來滿專業。但也無關緊要，菜色很多，廚師會想盡辦法讓客人相信送上來的這道是特別的。客人相信並期待，端上桌的選擇是最對胃的。

## 雞尾酒

他舔她，像小狗對著它的美食，心無旁騖享受心滿意足的一餐。她濕潤的舌頭回敬他，柔順的滑向他的胸口，滑向溫暖的耳邊，輕聲問：「愛我嗎？」

這聲音聽起來悠悠遠遠，像女媧拈土補天後，飄飛了幾千年，雲裏霧裏煉洗過，風裏水裏漂流過，終於來到耳邊，又熟悉得像昨晚電視劇裏剛說過的台詞，他也咬著她的耳朵說：「愛，當然愛。」

白色的枕頭和床單有一股淡淡的漂白水味，他掀動床單，空氣裏揚起那股味道，刺進鼻子變成一股馨香，她熟悉這股馨香，像一座迷幻花園，一走進去就失去方向，她迎接那團白色的馨香迷園，迎接他濃密柔軟的頭髮，他的舌尖像暖流在她的水渦裏迴旋，床頭暗淡的光線將他幻化成她身上顫動的影子，她撫過那影子，撫過那發絲，聽到自己的聲音像海洋一樣推著身體隨著水波浮盪，在一床的白色迷園，在他汗濕的鼻尖與潤滑唇舌。啊，愛人，舔我，像舔著你千年萬年相隨的靈魂，也許我就是從你靈魂深處飄飛出來的那縷散失的幽魂，在這一刻，被你撿拾回來，合成一體，像花苞需要一個花托，在春日裏，一起盛放。

他將濃情蜜意送進她唇裏，她吸吮他的一片誠意，滑到他體下，用唇舌包覆他。他在呻吟，閉著眼睛漂浮在一片水波間，她要讓那水波蕩漾，托著他的身體蕩到她這邊來。愛人，你的呻吟裏劃出有我名字的音符，柔軟動聽，愛人，再多一點，過了今夜，不見得有明天，愛的潮水洶湧而至，我等著與你一起淹沒。

一記閃電擊在水上，必然盪起眩人的陣陣漣漪，他進入她柔軟的波心，她把頭埋在他溫熱的頸間，一杯甜香的雞尾酒需要高超的調酒師，她感到暈眩，從耳邊開始，侵入腦裏，像一株病毒蔓延開來，她整個人泡在這杯雞尾酒裏。

他的氣息吹在她臉頰、她暈眩的耳邊，他親她，任何一個可及之處。你覺得好嗎？他問。

好像要去一個地方，什麼地方，飄飄的感覺。她說。

他以膜拜的跪姿將兩膝靠在她腿邊，帶她去那個地方。他看見她光潔的皮膚上閃著滑亮的汗液，和一枚剛滾下的，鹹溫的淚液。那是我的嗎？他自問並凝視那淚液，弧形的液體上折射澄黃如蜜的色澤，他親吻那色澤。不，不是淚液，是一種從未嘗過的味道，調酒師用畢生經驗調製成這顆微溫的珠液，他吸吮那珠液，讓它留在舌尖，送入她嘴裏。

親愛的，這滋味好嗎？  
哦。她只哦了這一聲，眼尾便成串流出這珠液。沒有比這更好了。她說。



鴻鴻

詩人，劇場及電影編導。1964生於臺南，現在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兼任教職。曾獲時報文學獎及聯合報文學獎新詩首獎、2008年度詩人獎、南瀛文學獎傑出獎。出版有詩集《土製炸彈》、《女孩馬力與壁拔少年》等5種及散文、小說、劇本、評論數種。歷任《現代詩》、《現在詩》主編，為2004-08及2011台北詩歌節之策展人。現主持出版社「黑眼睛文化」，2008年創辦《衛生紙詩刊+》，2009年創辦「黑眼睛跨劇團」。有中時部落格「你的黑眼睛」及樂多部落格「鴻鴻的過氣兒童樂園」。最新作品為年底將在國家劇院實驗劇場演出的《Taiwan 365 - 永遠的一天》。

## 南無核四大神

如果你愛上一個人

後來發現他對你很壞

你會告訴自己趕快離開

只有電視劇裡的純情少女

會留下來受虐待

好讓觀眾咬牙切齒，捨不得轉台

如果我們向鄰居祈求幫助

後來發現他只想霸佔你家

我們也會趕緊謝謝他and Goodbye

只有神話裡的王子

會把頭伸去餵老虎

還能得道變成如來

如果我們把一個美夢養成妖怪

只有腦筋壞掉的人

才會說：喚醒牠

讓牠把我們吃掉吧

讓牠住進我們家吧

讓牠踩爛更多人吧

不然花了那麼多力氣把牠養大

我們真是虧大了

我們真的虧大了

我們真的活在電視裡

我們真的活在神話裡

我們真的活得不耐煩了

核四，你是全能的神

你慈愛的輻射無遠弗屆

你扇出的廢料就能養活

世世代代習慣被欺騙被呼籲的台灣人

我們還要拜你，向你進供善男信女

好像那些人不是我們的父母

不是我們的子孫

南無核四大神

西無核四大神

北無核四大神

東無核四大神

在這一望無際的土地上

我們不要核四大神！

惡靈退散～～

2011.3.31

就像葡萄牙也會產葡萄  
源源不絕的溪水 的確來自溪州

就像葡萄可以釀成紅酒綠酒  
溪水也會被染得紅紅綠綠

酒令人醉  
被染色的溪水  
卻讓所經之處的沃土腐爛、惡臭  
蟲魚鳥獸長睡不醒

因為在這座美麗島上 我們有好多  
專門搶水的水利會  
專門破壞環境的環保署  
讓農業萎縮的農委會  
專門盜林的林務局  
還有始終違反人性的科技園區

當民代往往用自己的生意  
「代」替了人「民」的聲音  
而總統「總」是用「統」治的姿態  
對待投票給他（或根本沒投給他）的人民

有一天葡萄也會長牙齒  
有一天中毒的溪水也會反撲  
有一天我們的每一滴眼淚  
都會被拿去灌溉越來越渴的塑膠花

把淚水收起來  
把土地留下來  
把太陽升起來  
讓溪水滾滾滾滾  
教我們怎麼做個活潑潑潑的好學生  
堂堂正正的台灣人

## 簡單世界

---

千辛萬苦學習進入複雜的世界  
才發現其實  
如此簡單

有些人認為蘋果是拿來吃的  
有些人認為蘋果是一種象徵  
而有些人沒蘋果可吃

有些人努力榨取別人的血肉、毛髮、青春  
有些人只在乎自己的靈魂  
而有些人已空無一物可供榨取，卻還想贈予別人

有些人在寫歷史（雖然沒有人讀）  
有些人只在乎自己有沒有被寫進歷史（雖然沒有人讀）  
有些人則從未進入歷史

2011.7.22

2011.7.25

究竟為了什麼	每天餵牠	兀鷹不知道自己
獵人將天空的兀鷹	吃麥當勞	為什麼流淚
射了下來	讓牠過上體面的生活	牠只看到
用鍊條穿透翅膀	拔牠的毛	人類用鐵做的假鳥
緊緊鎖牢	當帽飾	在天空飛
並為傷口塗藥	讓牠做個有用的生物	牠只知道
告訴牠	必須讓牠明白	鎖鍊關不住牠
會飛是可恥的	人類的文化	籠子關不住牠
做兀鷹是可恥的	比兀鷹悠久	人類讚許的眼神
吃腐肉是可恥的	並且人類擁有	關不住牠
不能成為人類	豢養兀鷹的光榮歷史	牠會回到原屬於牠的天空
是可恥的	有一天發現	把鐵鳥撞得粉碎
每天教兀鷹	牠流下了淚水	從此
說人的話語	便開心地宣稱	兀鷹的歷史
雖然牠怎麼也學不會	兀鷹終於學會人類的情感	不只以風的耳朵書寫
		以林中的眼睛書寫
		以積雪下的土壤書寫
		以生生世世的自然循環書寫
		更添上全新的一筆
		以火焰

2011.4.17於達蘭薩拉

## 與楚菴討論語言學

---

葉青常說，自己的詩刪去贅詞只剩三個字：「我愛你」。

我愛你

這三個字何其繁複

包含了一個動詞、兩個代名詞

——它們代替了誰？可以互相代替嗎？

「我」是誰？在蹺蹺板的某一邊

「我」是主人或奴隸？顧客或商人？等著彩券開獎的窮鬼  
或無可救藥的、想像的病人？

「我」的差異，造成了

「愛」的方式完全不同，而所能觸及的

則是千千萬萬種不同的「你」，可以把這個世界  
覆蓋好幾遍！

而「你」，是一個觀念、一個想像、還是一個  
變換不定的複數？

什麼又是「愛」？是一種香氣

還是一種動力、一種菸癮、或一帖極毒的解藥？

是現在式、現在進行式、未來完成式、還是狗爬式？

我愛你

包含了兩個承受的個體、一團模糊的範圍、一隻像蝴蝶一樣

被釘死的目標，卻沒有任何工具

像在荒漠裡，盯著遠方浮動的空氣

卻無法前去證實，那是湖水或幻影。

我愛你

包含了三個尋「找」的個體

一顆被擠壓、被「受」箝制的「心」

和一個越來越遠越「小」的「人」

還有一些多餘的筆畫，毫無意義

卻又不能不寫，一筆一筆

我可以把所寫的一切贅詞刪去

把自己的一生刪去

但僅剩的「我愛你」，卻顯得比刪去的一切

更為巨大、多義、不可信賴

卻又同時如此簡單、自由、如風雨打擊我們摧毀我們又無比慷慨地滋潤我們  
而且美麗：是的，我願意

我愛你

2011.9.3



陳育虹

陳育虹。1952年生。文藻外語學院英文系畢。祖籍廣東南海，生於高雄市。寄旅加拿大十數年後，現定居台北。出版詩集：《之間》（洪範2011）、《魅》（寶瓶2007）、《索隱》（寶瓶2004）、《河流進你深層靜脈》（寶瓶2002）等。另有譯作《癡迷》（寶瓶2010）、《雪之堡》（天下2009），及散文《2010爾雅日記／365°斜角》（爾雅2011）。曾獲2008九歌台灣文學三十年菁英選《新詩30家》、2007中國文藝協會【文藝獎章】、2004《台灣詩選》【年度詩獎】。

## 讓雨

讓月亮微汗  
讓蟋蟀噪音壓低像書頁掀動  
讓液體落在液體  
讓牆讓禁地讓凝固的  
裂縫自行遷移讓填補  
讓一隻筆寂寞讓落葉的塗鴉  
星塵爆讓記憶  
讓刪節細節細節細節流線的敘述冰涼  
柔滑的讓氾濫讓觸鬚  
讓七弦琴飛讓夜的波紋  
讓石階讓門讓沉睡的讓召喚  
一朵山茶不可能的天堂  
你的臉不可能的鑰匙  
讓窗子敲打讓藍調  
讓燭光讓顫抖沒有保留

（摘自陳育虹《之間》2011洪範）

## 雨後雙溪看荷—給少英

裙裾翠綠  
微軟的  
碎鑽玎瑩撞擊  
。  
。  
。

水精靈搖滾著  
不完全音符  
。  
。

草履蟲瞬息變形  
離  
合  
聚  
散。  
。  
。  
。  
。

斷裂生殖  
而圓滿  
。  
。  
一點  
一滴  
這即興的琉璃世界  
。

(原載《聯副》2011/07/27)

## 到處—父親辭世十四年，母親的思念

到處  
到處都是你的指紋  
滑鼠，馬克杯，電視遙控  
我的臉頰，筆，門門  
開門關門到處都是你

曾經一起走過許多太陽許多月亮  
現在我用所有的光所有的陰影找你  
長城。嘆息橋。哭牆。  
而世界像一個黑色瞳孔  
街道等不到你

到處都是沉默  
沉默填滿的房間曾經你睡入我  
記憶如水紋無邊  
那曲線，一隻折翅的鳥重複的飛翔  
你的臉是水紋

擴散，太陽熟透了  
銀腹蛛懸盪在最後一絲光纖  
必須掉落  
我必須找到你，一個漸強音  
到處都是

(原載《中時人間》2011/04/20)

## 三月，最殘酷的

11/03/11宮城岩手福島大地震

最殘酷的三月

讓大地顫抖的三月

三月的封喉令已經下達

(三月

破碎的三月

黑色津波自我髮梢狂嘯而過)

街道與屋宇相互傾軋

海岸進退失據

磨菇雲在電線桿上覬覦

(三月

三月是撕裂是奔逃是隔離是無

無端的無根的三月是無)

冥王星直線上昇

螻蟻停止傳話

扭曲的訊息狼藉堆積

(三月

三月是焚化爐的三月

落雪飄飛一襲哀傷的素衣)

人們反芻年前的糧秣

夢遊著家的方位

一座城恍恍斜向另一座

(三月

三月是我輻射狀的傷口

無可癒合的黑洞)

一切歸零世界仍在而不在

杜鵑吐出最後的漸弱音

見證三月的冷血

(三月

這淚囊腫的三月

持續潰堤的我的憂鬱……)

## 一千零一夜

第一夜我是美體小舖店長你要買些

什麼第二夜你是登山客在我的山上露宿

探險第三夜你是打火兄弟是雕塑藝術家是

麵包達人我是火是斷臂維納斯是發酵的

麵糰我是遊牧女子擠羊奶刷馬背

請你進入我的帳蓬

你是賣槍械的漢子你是香水師我是一千零一朵

雛菊我是一再被開發的處女

地你是墾荒者你是恐怖份子我是肉身炸彈或

菩薩我是瑪麗亞你是天使我是麗姐你是天鵝你讓我

懷孕你是蛇我是夏娃是白雪公主是蘋果你是亞當

是青蛙直到我愛上你的角色

我的扮演這是故事最糟的結局我必須

必須開始另一個一千零一夜

(原載《現在詩/無情詩》2011/02)

(原載日本思潮社《現代詩手帖》

2011/09)

陳義芝

陳義芝（1953-），生於臺灣花蓮。1970年開始寫作。高師大國文研究所博士。曾任聯合報副刊主任，現任臺灣師大國文系副教授，中華民國筆會祕書長。出版詩集《青衫》、《新婚別》、《不能遺忘的遠方》、《不安的居住》、《我年輕的戀人》、《邊界》及散文集《為了下一次的重逢》等十餘種。曾獲時報文學推薦獎、中山文藝獎新詩獎及散文獎、榮後基金會台灣詩人獎等。詩集有英譯本The Mysterious Hualien (Green Integer)、日譯本《服のなかに住んでいる女》(思潮社)、《臺灣現代詩II》(國書刊行社，與焦桐、許悔之合著)。



無事一有贈

無事去尋你	無事去尋你
帶著上元夜的記憶	問漁人問樵人
踩著小徑青苔	櫻花開過你移居何處
想一床輕薄縹緲祫被	莫非白地散鱗紋灑金湖
一雙鐵線花長尾鳥金箔枕	紫地菊流水絹絲谷
	無人能相尋
從宋朝書窗	
走到唐朝無事庵	彷彿種在前世的
聽鶲鶯清脆在啼鳴	彼岸花你是
催寫我的紅梅詩	一株淺蔥紅萌的唐草
深林垂露煎成的藥香	一朵金茶籠目的宋雪
此刻在風的對話裡	輾轉於今生
	啊又是一年七夕

2010年6月寫於東京根津

刊聯合副刊2010年6月

## 被水擁抱—921地震後12年重回日月潭

被水擁抱  
像被一疋發光的絲綢  
被月半醒的軀體  
被日豐熟的氣息

像水柳用枝條畫出曲線  
小船駛進風飽脹的衣裙  
十二年來仍在  
這條春天的路

被水擁抱  
在寺鐘的絹褶裡  
一股電力倒影於天幕  
一群曲腰魚游出了激流

風總是聆聽，日的彈奏  
水總是聆聽，月的寂靜  
時間過去許久，我又看到  
部落的黎明

被水，被山  
被一張遺失的地圖擁抱  
也被受過傷的  
但始終信仰的心靈

我又來到黎明的部落  
隱隱的杵音響起  
在伊達邵碼頭  
一條小街轉角處

已死去無數次的我再次被擁抱  
從上一世紀突然天黑時  
到這一世紀重回  
不再擔憂日月會終結

一切的光影  
都已逸入崎嶇的路途  
太陽仍發出豐熟的氣息  
月亮仍橫陳半醒的軀體

風仍在高空  
敘說  
許許多多的  
故事

2011年3月21日  
2011年4月20日刊聯副

## 索菊花—父親百年

民前三年戊申  
五月十四日丑時生  
父親是滿清  
遺腹子

童蒙他誦讀  
雲對雨，雪對風  
晚照對晴空  
中年說  
人哪  
鹽鹹，醋酸  
沒什麼意思  
晚年四字訣為  
生養死葬  
理所該當  
時間準確  
子孫興旺  
問語出何處  
只露一恍神詭笑  
不說

民國九十一年五月  
日暮病房  
他打針的手臂瘀血  
呼吸頻率下降  
我說爸說句話吧  
他吞了吞口水道  
囁哩囁唆  
我再叫爸  
他撐開眼皮道  
不舒服嘛  
第二天我又喚他：  
說句話  
他跟著說：索菊花  
音調變輕了就變成  
一闋哀樂  
眼皮並不撐開  
直到今天

我還在人間的親疏殿  
他還在天上的廣寒宮  
親情已如去燕  
記憶仍是來鴻

2009.06.06寫於父親一百冥誕  
原載《聯合文學》2009年8月號

注：「親疏殿」改自《聲律啟蒙》中的「清暑殿」。

## 緬甸的孩子

緬甸納吉斯(Nargis)風災，死亡逾十三萬人，劫後一個月仍有百萬災民生活在泥濘、屍臭的環境，尚未得到援助。台灣靈鷲山教團率先領養了二千孤兒。

緬甸是被遺忘的村落  
在地球一家的世界

軍事獨裁者不會被忘記  
翁山蘇姬也不會被忘記

但納吉斯旋風吹走的河岸被忘記  
伊洛瓦底江流失的稻田被忘記

逆時鐘旋風吹在空中的孩子發不出聲音  
沒有人看見就被忘記

逆時鐘旋風吹落水裡的孩子發不出聲音  
沒有人救助就被忘記

種子在土裡腐爛是什麼樣子  
緬甸的孩子就是什麼樣子

雖然活著卻已躺進墳墓  
他們的未來此刻已被俘虜

像退不去的污水流不走的浮屍  
緬甸的村落竟沒有人看見

即使此刻注意很快也會忘記  
被逆時鐘旋風奪去父母的孩子

在月下挖井埋葬從前的自己  
為一瓶清水走向未被摧毀的寺廟

還有五十年他們的一生被忘記  
或許只有十年或許十天

原載2008.06.19中國時報。人間副刊  
選字《邊界》詩集

## 靈雨

簷滴在牆外告急  
彷彿齒囉的  
緊咬不放的  
鐘擺，在鄰房  
不規律而狂放  
而靦腆而震動  
肉色的席夢思  
吱咯作響

我揣想入夜電梯  
那光頭的歐陸男子  
與和服女郎  
細雪的東洋腔吐哺  
潔白的牙貝  
夜半甦醒一串沒來由的  
叫春聲，發著汗水光  
被牆阻擋而無法  
完全阻擋

一種間歇的  
繁殖的韻律  
斷續進行，侵晨  
確實有人在垂直耕種  
彷彿為遠古的  
春之祭禮在異國  
港灣的旅店  
夜的靈雨

2010.06.13寫於東京旅次  
刊載《現在詩》2010年12月



楊佳嫻

楊佳嫻，1978年生，台灣高雄人。台灣大學中文所博士。目前於台灣大學、清華大學任教。著有詩集《屏息的文明》、《你的聲音充滿時間》、《少女維特》，散文集《海風野火花》、《雲和》，編有《臺灣成長小說選》。

## 井

今日節氣大暑。極熱。在舊鐵道邊看見一枚掉到紅磚牆頭的熟芒果，破裂了，一隻黑腹褐翅的胡蜂，鑽進那豐腴的金色裡，大概甜得昏了頭。但是何止甜會讓人昏頭，苦也會的，恆河數著自己身體裡的沙粒也會，幻滅者一頭栽進自己胸膛的黑井，也是會的。

## 異端

在黑暗中我穿越妳  
不能辨認這是隧道抑或  
草原，草原上我將握住的  
是荊棘叢抑或一隻  
傷心，拒飛的鳥

我將向虛空寒暄  
好像妳真的在妳自己裡面  
有生之年，能夠步行得到的  
距離；我將聽見反響  
啊愛的亡靈命運的亡靈  
宇宙防空壕裡  
推擠著，訕笑著……

今夜，如果在黑暗中  
當真聞到了一點腥氣  
也許是時間正割刈著我們的草原  
也許就是我或妳  
代替對方  
流了血

## 離站

打電話去這裡  
或者那裡  
在夢中，你是一頁被撕去的號碼，  
我辨認著下一頁的印跡  
模糊的第三個，或第七個數字  
像一隻鬆鈕扣

偶然你在時差的  
信箱那一頭遠遠扔過來松果  
吧嗒落下來，握進手中的時候  
卻已經變成雪球  
凍與燙  
不過是同件事

記得你白襪子，帆布藍鞋，  
記得你不大結實的肚腹  
右手臂上的傷疤  
雨中走錯了路  
生日時選錯了餐廳  
咖啡冷了，酒太難喝了，  
啊你曾經非常非常快樂——  
我也是的。是吧。

追趕著一列  
幻想的火車，我看見我  
從車廂玻璃窗往外望  
誰曾看見我離開  
列車？可是我確實  
離開了，就回到此處  
月台小島邊緣  
聽見鄭重離去的聲響一如  
海洋完整帶走它自己

## 大別

亡魂在亡魂的心  
痛苦在痛著的  
叫著的那些鹽裡面  
眼前還有無限的路麼？  
一節一節甘蔗嚼乾了  
風化的死膚

青月亮擋在黑血裡  
比絕望還耀眼  
你能憑恃的是什麼？  
挪開那幅贗品畫  
暗櫃的接縫  
不知去向

應許給你的事物  
不要相信  
舊了髒了的玻璃杯  
裝滿了  
借來的夜

也斷過髮  
也焚過詩稿  
隱遁失落的寶藏啊  
空然發出深響  
向井中俯瞰——是一張臉  
在昨日是水光  
在明日是泥濘

## 你知道這不是最後的等待

---

剪頭髮。剪指甲。

剪掉線頭和毛球。

剪開那封信。剪碎那一束花。

在黑房間裡剪出自己

燭焰描出的輪廓

讓愛人來吹滅

再一次剪出一個自己

更小一些

更小

不要驚醒蠟燭

不要驚醒愛人的剪刀

不要以為

可以空降占領陽台

不要以為進了愛人的廚房

就不會成為污漬

愛人蓋著時間的棉被

他撫摸著你

像一支功能確認無誤的新手機

但是他關掉你，他躲進棉被，

他和一個剛剛錯過的星體無線電通話

他愛你，照顧你，

他怕你無聊

他讓你穿著他的衣服，讓你

一個人扮演你和他

睡醒了愛人呼喚你

他已經準備好剪刀

新的一天，有沒有甚麼是多餘的一一個如此清潔俐落的人。

你懷抱著他，聽他說昨晚的夢，

他剪掉截角，為了順利把你倒出來，

再把別人剪進自己的夢裡。

他是懷舊的，他是良善的，

他替每一條路清除路障

他喜歡在別人的房間裡

剪破你的胸口

他想幫助你清理蕪穢的內在

他的願望是世界大同

他要你也乖乖的

一起等待神蹟

你知道這不是最後的等待

你將開始自我檢查嗎

「你不會有東西可以剪的。」

你已經剩下最小

最小

如此地對抗著

愛人的潔癖與德行

吳岱穎

1976年生，台灣省花蓮縣人，師大國文系畢業。曾獲林榮三文學獎、時報文學獎、花蓮文學獎、後山文學獎、國軍文藝金像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全國學生文學獎等。著有個人詩集《明朗》、《冬之光》，散文《找一個解釋》、《更好的生活》(以上與凌性傑合著)。現任教於台北市立建國高中。



## 受困

在雨停之前，我想  
我還有多少時間可以用來  
為河面的漣漪計數？

靠近橋墩的陰影下  
輕艇選手輕輕用槳劃破  
自己清潔柔軟的倒影

我的黑眼睛在咖啡杯裡  
變得更黑了，像今晨的日蝕  
順手熄滅了世界的光

萬物都在敗毀之中，譬如  
金合歡脫落的羽狀複葉  
從人行道旁的水窪

被疾駛而過的輪胎  
捲起，潑濺在蒙塵的磚牆上。  
我因此看見命運的手勢

召喚我，在雨停之前  
數算河面的漣漪究竟  
畫出了多少人生交錯的圈圈

## 小國寡民

---

在多語的春日過去以後

我發現你沉默的秘密：

一座城市是一片海洋

你是唯一的島嶼等待夏天

種植桃花的所在

進入你心的道路曲折而遠

五行八卦的迷宮之門

掩藏在草木之間

所以我渴望什麼？一個訊息

游移擺盪在腳邊的草跡

它們專注於生長，絲毫

無視於變化此刻沉沉的重量

我記得你溫暖的沙灘

如何呼喚潮水，如何

用柔軟的樹影撫摩

我灼人的目光，叫我情願

一艘船以自己的方式沉沒了

才讓島嶼從海中升起

不流浪，等一把水手刀

伐倒矜持的密林，然後文明

告訴我宇宙微渺的真相

事物和事物彼此之間

以細弱的蛛網相互沾連

禁不起我們一再的觸撫

捨船，走向你閃爍微光的孔穴

乃不知有汗，無論未盡

的路途能否帶我抵達

永恆的祕境，那是你

太平洋的風飽含曖昧的雨

使這個季節爛熟至發黑腐化

這世界有人渴望淋濕身體

讓群眾擁抱，有人不是

必然斷裂：啊！小國

只能容納寡民，無從爭辯

你是孤獨國祇樹園

一株盛放的桃花，而我

是你唯一的臣民

## 夢中家屋

離眼睛最近的，離生活最遠。

一個詩人睡在自己的夢裡  
夜用寬大的被褥包圍他  
他拆解現實的字句成為  
扭曲的鏡象，在黑暗中  
建構他虛假的，形而上的王國

消逝的事物在此重新找到  
安放自己的位置：一根牙刷  
和漱口杯，浴室鏡子上  
話語的星星。白色的理想與汙垢  
在同一個發光的平面上

照出生活的影子。然後是咖啡杯與  
湯匙，一天開始於深濃的苦澀  
但詩人還沒真正醒來。他翻身  
咳嗽，感覺母親的體溫  
仍然在他的額上撫摩

像是不久之前的童年，時間漫長  
無聊。那時沒有誰真正在意  
什麼是長大，在意什麼是詩  
沒有人在充滿意義的白晝時光裡  
用一句夢囈建構那不再重來的自己

離生活最近的，離眼睛最遠。

## 格瓦拉不思議—少年群像之一

格瓦拉不知道，原來生命  
可以這麼輕，這麼薄，這麼  
柔軟而順服，緊貼著少年A的左胸  
在一件棉質連帽外套上。在這裡  
格瓦拉捨棄了自己的理想與  
熱情，放棄玻利維亞的革命  
不說話，也不讀自己手抄的詩集  
和正在發呆的少年A一樣

但少年A不認識格瓦拉，雖然  
他有著與格瓦拉一樣的單純  
信仰著愛與正義，渴盼  
真正的自由。他剛剛剪了新髮型  
路過東區的潮店，在BSX的專櫃  
看見這件灰色連帽外套，掏錢買下  
失去悲喜哀愁的，Q版的格瓦拉  
彷彿遇見了另一個自己

格瓦拉不知道自己將在未來的幾年內  
一次次被投入洗衣機，反覆搓揉破碎  
洗之又洗，曬之又曬  
直到沒有人知道那殘破的圖樣也曾經  
年輕過，愛過，沉迷於革命  
像一首纏綿的情歌

## 戰爭的藝術

---

在成長的過程中，我們往往對這個世界抱持著強烈的敵意，似乎所有人都懷抱著仇恨的眼光來限制、約束著我們。我們排斥溝通，抗拒他人對我們的關心，彷彿戰爭中相對的敵人。但實情真是如此嗎？我們不是依然藉由現代種種的科技、發達的網路，尋求相互的理解嗎？往往徒然。生活在巨大矛盾中的我們，淹沒在無意義之中的我們，究竟想從中獲得什麼？

我終於知道戰爭的要訣乃在於  
長期的練習、更多的專注譬如  
隱藏自己——譬如這個夜晚  
如同曾經的每一個夜晚  
我從白日的戰場上歸來  
回到另一個沉默的戰場  
靈敏地避開家人窺探的眼光  
(千萬要記得避開因為  
跟隨探照燈而來的那些槍響  
將對生命造成無比威脅)  
像一名哨兵匍匐潛入自己  
隱密的堡壘：我在人間設置的  
前進基地。我於是打開視窗  
試著舉槍瞄準，準備狙擊——  
一張臉是一本書，用生活的饑語  
標示密林當中的小徑  
(敵軍往往由此路線發動偷襲  
必須格外注意嚴加戒備)  
一個格子藏著一個部落，原始的心事  
在此交媾著文明(摧毀有生力量  
是這場戰役的最高指令)  
唉！性是少年推特的煩惱

我用破碎的語句設下重重  
通關密碼，欲迎還拒  
期待有人能夠抵達我陰暗的內心  
告訴我you, to be you  
要真誠地做自己，秀自己  
但那豈不是更深密地隱藏著自己嗎？  
面對沉默喧囂的世界可能  
藏有的危機，我學會無聲地說  
無聲地聽，無聲地爭執  
用文字的炮火攻擊每一個  
可疑的鄉民。這是戰爭  
透過學習，我於是明白  
自我與槍火之間的辯證關係：  
齒牙未必能咬住事實，而子彈  
卻可以擊穿事物的核心，流出  
汁液，殷紅如血，味鹹如淚  
譬如，某些清晨我在被枕間調整  
憤怒的仰角，意味著某些信仰  
等待著發射的時機。而在某些黃昏  
我選擇擁抱自己的疲憊倒入  
積雨的壕溝，放棄溝通  
像一名安眠的亡者。因為死

所以能成為王，擁有解釋世界唯一的  
權柄，永恆的抵抗……  
我知道止戈可以為武，流血  
可以成就革命，但我不明白  
戰爭過後，和平要如何降臨  
如果我的心成為荒涼的廢墟  
而重建似乎遙遙無期？如果我  
毀滅世界，也被世界毀滅  
我……還能擁有什麼呢？  
除了虛無而專注的，戰爭的藝術？